

Buddhist Hongshi College

2020 APRIL

HONGSHI

眾生無邊誓願度

煩惱無盡誓願斷

法門無量誓願學

佛道無上誓願成

弘誓

Vol. 164

◎ 民國一〇九年四月出刊 | 佛教弘誓學院刊行

紀念印公導師一一六誕辰特輯



本期專題

偽命題下的莫須有 ——駁批印謬論

- 橫眉冷對千夫指，俯首甘為孺子牛
- 了斷生死輪迴之根
- 信仰與生命的探索

h o n g s h i

弘誓編輯室報告

本期出刊，適逢印公導師116誕辰前夕，故特推出本項紀念專輯。由於新冠疫情嚴重，原訂於3月28~29日舉行的第十八屆「印順導師思想之理論與實踐——海內外印順學之發展」國際學術會議，延至11月14~15日舉行。

印公導師畢生遊心法海，著述質勝量多，其研究和論述的範圍涉及教史、教義等多方面的內容。特別是對佛教思想和制度的闡釋，不僅上溯原始經律（《阿含》和四大廣律）以尋其源，而且善用現代的史學研究方法，跳出了傳統以宗派思想為中心的詮釋模式，貫穿了強烈的問題意識和批判精神。這種長於辯異的性格和學風，與重視圓融的傳統宗門思想之間，有著相當的落差。在這樣的思想背景下，導師的著作引來宗門徒裔的反彈，也是勢所必然，而且由來已久。

對於此類斷章取義、掐頭去尾的批判，昭慧法師如是說：「別因為那些胡言亂語純屬謊言，而就不予理會，謊話講了一千遍，就會被視作『真理』」。本期專輯彙集的四篇文章，就是昭慧法師駁斥大陸某佛教論壇「批印」謬論，答覆大陸比丘賢佳法師的回函，針對大乘佛法起源等諸多議題，昭法師依「教證」、「理證」檢核佛法正義，引述導師著述原文回應批印者偽命題下的莫須有，揭穿批印者昭然若揭的謊言栽贓。

睽違二十數載，性廣法師重返祖庭——汐止慈航紀念堂，與師兄弟及所有常住師父分享這些年在外參學心得。本期「法味清涼」欄目，刊載廣法師在祖庭的佛法講座，法師勉勵大眾以「了斷生死輪迴之根」為修道的目標，培養三善根，勤修戒、定、慧，於佛法的智慧中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古仙人道」，分享界定法師新書《阿含之邀》自序，法師任教於中國佛學院普陀山學院，研習「阿含」十餘載，因教學需要編撰了《阿含選讀》作為教材。該書最後正式定名為《阿含之邀》（An gama Sutras Primer）。印公導師的佛學思想對其影響至深，他說：「阿含研究方面頗有建樹，首屈一指的當推印順導師，老法師對阿含涉獵之廣、研習之深可謂空前，其中《雜阿含經論彙編》、《原始佛教聖典之集成》等諸多宏作，令人歎為觀止！」

「人間燈火」欄目，專訪佛教史學家侯坤宏教授，侯教授長期從事近代佛教史、戰後台灣史相關領域之研究，著有《印順法師年譜》、《真實與方便：印順思想研究》等專書。透過他的娓娓道來，其信仰與生命探索的心路歷程，恰是印順導師「信仰與理性相應，信智

合一」的寫照。

冬去春來，弘誓雙月刊與眾多法友相伴始終，在此，要特別感謝寰宇絲路團隊，在張慰慈居士的帶領下協助雙月刊編輯事務，一分善緣必將收穫一份美好，在弘法利生的菩提大道上，我們始終是同行者。

副總編輯 釋耀衍



封面說明 |

十七年前蒞臨佛教弘誓學院的法影，喚起我們對印公導師的懷念。雖說「逝者如斯夫」，但契理契機人間佛教思想已然是薪火相傳，從「三法印」到古仙人道，畢生遊心法海的思想啟蒙，已經成為弘誓學團精神傳承的象徵。

吳惠曼攝於92年10月23日

弘誓通訊（雙月刊）NO.164

導師 | 印順導師

發行人 | 釋見岸

總編輯 | 釋明一

副總編輯 | 釋耀行

美術排版 | 龍岡數位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編校 | 釋心皓、王正平、翁秋玲、郭秀環

編政 | 黃秀娥、釋心謙、釋傳聞、吳德發

王彩虹、張沛寧

發行 | 弘誓文教基金會

地址 | 桃園市觀音區新富路一段622巷28號

電話 | (03) 4987325

傳真 | (03) 4986123

電子信箱 | hong.shi@msa.hinet.net

弘誓學團網址 | www.hongshi.org.tw

劃撥帳號 | 19139469

戶名 | 財團法人弘誓文教基金會

行政院新聞局出版事業登記證局版台

（誌）字第2541號

中華郵政中壢雜字第49號登記證登記

為雜誌交寄

無法投遞時請退回

民國八十二年二月創刊

民國一〇九年四月出刊

CONTENTS

目次

編輯室報告 | 釋耀行

【本期專題】

偽命題下的莫須有——駁批印謬論 紀念印公導師一一六誕辰特輯

06 封面背後的故事 | 釋昭慧

08 不正確的陳述與不適當的批評
——2019覆函駁批印謬論（一～三） | 釋昭慧

21 橫眉冷對千夫指，俯首甘為孺子牛
——2019覆函駁批印謬論（四～五） | 釋昭慧

31 依「教證」、「理證」檢核佛法正義
——2019覆函駁批印謬論（六～七） | 釋昭慧

39 「內鬥內行，外鬥外行」的批印者
——2019覆函駁批印謬論（八） | 釋昭慧

法味清涼

49 了斷生死輪迴之根——性廣法師108年慈航堂佛學講座（一）
| 鄭靜明筆錄·釋耀行修潤





古仙人道

57 《阿含之邀》 自序 | 釋界定

人間燈火

61 信仰與生命的探索——侯坤宏教授訪談錄
| 釋明一採訪·張沛寧撰稿·釋耀行修潤

院務資訊

- 67 佛教弘誓學院109年活動異動啟事
- 67 暑期弘法講座通啟：「印度佛教思想史」專題講座
- 68 佛教弘誓學院110學年度招生啟事
- 69 佛教弘誓學院招生日期異動啟事
- 70 玄奘大學宗教與文化學系109學年度招生啟事
- 72 學團日誌
- 94 收支決算表（109年1月～2月）
- 95 護持徵信



封面背後的故事

撰文 | 釋昭慧

弘誓主編明一法師昨天上午傳來她所設計的164期《弘誓》雙月刊（4月中旬出刊）封面（照片一），並說：她跟副主編耀行法師都覺得很適合拿來當封面。我一看，立刻回應云：

「封面能否選一張導師蒞院活動照？不要特別凸顯我。」

是的，本期所推出的紀念印順導師116誕辰專輯，內容是我一系列回應中國大陸賢佳法師，批駁「反印」謬論的函件。所以她們兩位理所當然認為：這張有歷史意義的照片，正好與專輯主題對接。問題是，這是法義闡述，而非個人感懷。系列文章凸顯的是「印順導師思想」的重要性與前瞻性，而非導師與我的殊勝法緣。

但我也知道，法義很難用圖像呈現，封面設計有其難處，因此建議她使用導師蒞院活動照，至少那代表弘誓學團精神傳承的象徵。

於是她選了印順導師蒞臨本院時，大家列隊歡迎，我推著輪椅前行，時任院長的性廣法師在左側的相片，製成封面（如照片二）。

我認為這張照片很不錯，於是請她改

彩色原照為黑白照或單色照，讓人有歷史感，否則容易讓人以為，這是近期活動照片。明一法師遂依建議調整（如封面照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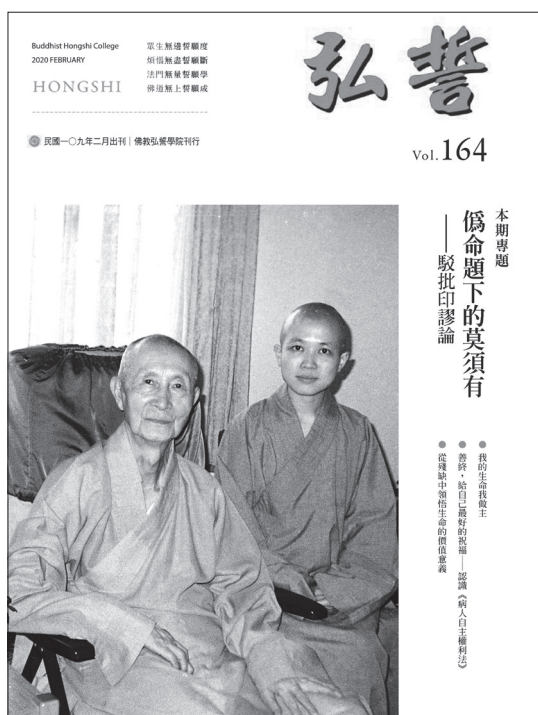
明一法師的專長是美編，近年人事異動時，她以學團住持的重負，義無反顧地攬起了主編工作，這讓她吃了不少的苦頭。好在她善良寬厚，自有福緣，因此幾經人事折騰，她終於與中文系畢業的高材生耀行法師攜手合作，並結合了好寫手與好攝影，讓雙月刊在轉型過後，漸入佳境。

由於公務忙碌，近十年以來，編校團隊處理編務，我是完全無法幫忙進行文字把關的。至多允諾最後一校時幫忙看看版面，並且有言在先，只看版面。以免出差錯時，主編會推責任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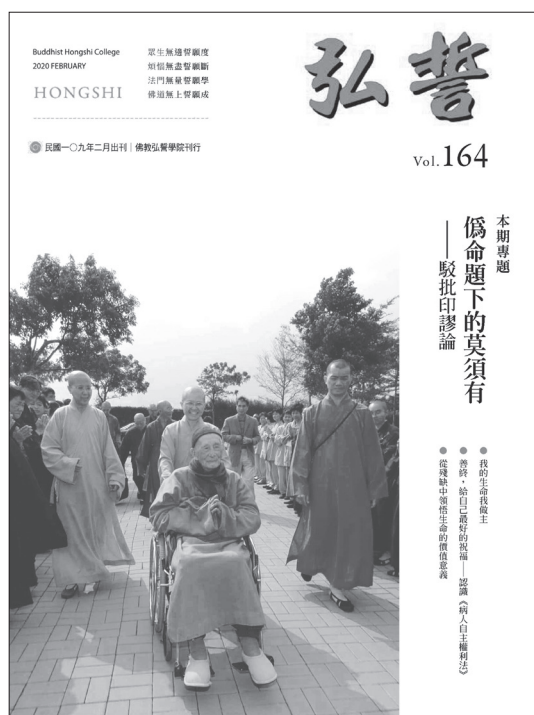
「已經給法師看過。」

包括我自己的文章在內，我都請主編全權處理。但有時也會因此而出現一些啼笑皆非的狀況。例如：有一回我側寫性廣法師主持禪七，竟然快筆寫下「人滿為患」四字，性廣法師看到後莞爾相問：

「學員就算人數很多，有何過患可言？」



▲ 照片一



▲ 照片二

我一看，也忍不住捧腹大笑。經常以此為例，提醒學眾：

「任何人都會忙中出錯，我也不例外，千萬不要因為哪篇文章是我寫的，就疏於幫我挑出錯誤！」

耀行法師曾經告知：幾年前有一回，在潤稿過程中，看到某位作者的某些觀念有點奇怪，提出質疑後，主編竟告知：

「這是法師轉給我的。」

我回應云：

「是的，這位作者確有詢問：是否可在《弘誓》刊登。我既然不是主編，當然會轉給主編，由主編來作決定。但這並不表示我會細看內容，否則主編豈不永遠扮演『擦桌掃地的小妹』，無法『斷奶』了嗎？」

還有一回，我的臉書隨興之作，主編全數刊登，我不但不感謝，還責備她：

「在我臉書適合刊登的內容，未必適合《弘誓》的官方立場，妳作為主編，應該知所揀擇。」

但我寧願容忍犯錯，也不會為她們「把關」。因為我知道「斷奶」的重要性，絕不會因她們對我有精神上或能力上的依賴而沾沾自喜。這種依賴，會是學團傳承上的重大危機。因此，我至多是將這類過往所出現的錯誤，拿來跟現任主編與副主編分享，但絕不幫她們把關。

也許這樣有點殘忍，但我認為，要扶植後進新秀成長，心腸硬一些，是絕對必要的。◎

不正確的陳述與不適當的批評

——2019覆函駁批印謬論（一）

撰文 | 釋昭慧

編按：

如同病毒的潛伏期，2016年底那波「批印」風潮流毒居然蔓延至今。去年四月，中國大陸有賢佳法師其人，將大陸某佛教論壇一則貼文轉給昭慧法師，內容是「近期辯破應成派（格魯派）『中觀見』的辯論記錄」。昭法師瀏覽該文後指出：「對於大乘佛教的判攝，您可能涉獵不夠廣。」；對於印順導師佛學思想「是不正確的陳述與不適當的批評。」隨後，針對大乘佛法起源等諸多議題，昭法師依「教證」、「理證」檢核佛法正義，引述導師著述原文，回應批印者偽命題下的莫須有，來往之間居然累積了八封信函。

「予豈好辯哉」，所謂「楊墨之言不息，孔子之道不著」，爲了正法的弘傳，揭穿批印者昭然若揭的謊言栽贓，經作者昭慧法師授權，本刊將八封信函彙編爲四篇文章，加注標題刊載，以法供養的心意與諸同道共入法海。

2019.4.27

昭覆：

賢佳法師：

正在趕著辦理四月的一項國際青年培訓與五月的一項國際會議，再加公務與法務，我忙得不可開交，因此還有三篇稿債待償。

職是之故，我暫時還無暇全篇拜讀這份辯破應成派的大作。（老實說，我雖然是中觀與唯識的研究者與講學者，也已有些這方面的專門著作，但中觀研究的重點放在龍樹學，對應成派一向不感興趣，所以得花多一點時間了解他的背景理論，才能如實評斷您對它的評破，是否完全站得住腳。）

用五分鐘粗略看過，只能說：對於大乘佛教的判攝，您可能涉獵不夠廣。

自古判攝究不究竟或了不了義的說法就已非常眾多（如中國的南三北七之論），您一向推崇中國佛教，那麼，您更應參考天台判教或華嚴判教，而不只是引《解深密經》的了不了義論。那麼您就會發現，您還是受藏傳系統影響很深，對中國佛教的內容較為隔閡。而我因研究並講說唯識學、天台學與華嚴學，最近還正在研究所講《解深密經》，所以會謹慎客觀地看待這三家判攝的內容。

本函快速滑到最後面，看到您說的這幾句，不得不先提醒您。您說：

「台灣印順法師『同情』應成派『中觀見』，結合近現代學者的考據臆測，進

一步說大乘經都不是佛親說的，而是『菩薩』們慈悲妄語編撰的。很多宗奉應成派『中觀見』的藏密宗派學修者批判印順法師的『大乘非佛親說』觀點，其實是五十步笑百步，一根苦藤上結出的苦瓜。」

這是不正確的陳述與不適當的批評。

首先，印順導師不僅「同情」應成派「中觀見」——他同情大乘三系之見，也同情中國佛教諸宗，只是他一向不喜入主出奴，運用單一宗派見地來攻擊其他宗派，而是就每一宗派來談其長處與短處。而且他對後期中觀、唯識之爭，或是自續、應成之爭，不約而同地滑向密教，其實是很反感的。（詳見他的《印度佛教思想史》第九至十章，文長不贅。）所以您說他「同情」應成派「中觀見」，嚴格而言並不正確。

其次，他根本不曾說過「大乘非佛說」，而只是如實談述：佛法有五種人說，任何經典本不必然要由「佛親說」，連阿含經也不例外。因此極力破斥「大乘非佛說」論。我認為：先斷定佛經必為佛說，然後說「大乘非佛說」，這根本就是一個無地放矢的假議題。

最後，他根本不曾說，大乘經是「菩薩」們「慈悲妄語編撰的」，反倒極力駁斥這種謬論。其實是那些批印人士以訛傳訛。您千萬不要上他們的當。



▲ 民國82（1993）年4月20日，與導師合影於雙林寺。

所以，您所謂的「五十步笑百步，一根苦藤上結出的苦瓜」，這已是受到批印者謊言的影響。¹

怕您看不到這裡的網站，因此將他的著作《大乘是佛說論》附檔傳送如下。請看完全文，想想他有哪一段堪稱「百步」或「苦藤」？

此外，前年發生批印風潮時，我們對批印者所製造的謊言，以及不惜栽贓印順導師，將他的文章斷章取義，羅織成罪的手法，發表了許多駁斥文章，他們因此才稍事收斂，有的甚至私下來函向我示好。可惜您在大陸反而看不到。而他們的謊言業已全面普及，您反而耳濡目染，信以為真。您若有興趣，改天我將一些有代表性的學者之破斥批印者文章給您。◎

1 賢佳法師致昭慧法師信函——2019年4月25日「請教《辯破應成派（格魯派）「中觀見」的辯論記錄》」摘錄：「應成派曲解龍樹菩薩中觀義，也即不解大乘無生義和唯識義，由此曲說《解深密經》《楞伽經》等經典中所講唯識義是佛隨順機緣的慈悲妄語。台灣印順法師「同情」應成派「中觀見」，結合近現代學者的考據臆測，進一步說大乘經都不是佛親說的，而是「菩薩」們慈悲妄語編撰的。很多宗奉應成派「中觀見」的藏密宗派學修者批判印順法師的「大乘非佛親說」觀點，其實是五十步笑百步，一根苦藤上結出的苦瓜。」

回應「胡言亂語」的難處

——2019覆函駁批印謬論（二）

撰文 | 釋昭慧

2019.4.28

昭覆：

賢佳法師：

看 到您的回函時，我有些為難。

我的為難不在於他們的問題不易解答，他們的質疑很容易解答，有的一廂情而掩耳盜鈴，有的佛法程度不佳而觀念不清，有的故意掐頭去尾而斷章取義，而且在給您傳來的資料中，您只要一核對就會發現，那些資料基本上都已解答了這些質疑。

我的為難是：目前我的工作負荷極重。像今晚，我剛上完課回來，本擬看完一部很厚的新書，趕出一篇序文，好能完成作者的託付，並讓編印人員來得及趕赴五月初的印製工程，但看到您的來函，我又只好停下手頭工作先回答您，以免擱置太久，讓您懸念。說真格的，我完全沒有足夠時間，可以一字一

字敲鍵盤來逐項作完整的回答。因為一句胡言亂語，要證明它是胡言亂語，我可能得寫上10句。這還不包括查證原文的時間。

例如：您摘引的如下說詞：

「印順之《以佛法研究佛法》中說：『大乘經非釋迦佛親說。』印順只認定《阿含經》是真經。……印順雖主張『大乘是佛法』，但並不是真正肯定大乘，而是將大乘窄化，由《阿含經》來肯定大乘價值。」

這89字的陳述，全是栽贓之詞，但我不能只是用「全是栽贓之詞」這6個字來回答您，因此必須回到導師著作中，查索其原文並抄錄給您看，以證明其如何扭曲導師原意。

原來，導師是這樣寫的：

「佛世，當然沒有後期的大乘經典，可以說大乘經非釋迦佛親說。但菩薩道——修菩薩行，下度眾生，上求佛



◀ 93年4月25日第四屆研討會由法鼓、佛光、慈濟三大教團與學院共同合作，舉辦「慶祝印順長老百歲嵩壽——印順長老與人間佛教」學術研討會，於研討會閉幕式中，昭慧法師介紹工作團隊。

果的思想，應該存在，也就是大乘是佛說、是佛法。」（〈大乘是佛說論〉，《以佛法研究佛法》第175頁）

佛法與非佛法，應重視佛陀獨到的正覺，重視從正覺流出的佛陀真精神，佛陀三業大用的一貫特性……從佛法的特質與佛陀的本懷說，從本生談等而來的大乘，是更正確更深刻的開顯了佛法。這本是《阿含經》以來的一貫傾向。」（〈大乘是佛說論〉，《以佛法研究佛法》第166頁）

這些話有哪一句「並不是真正肯定大乘，而是將大乘窄化」？請問是怎麼個「窄化」法？

再者，「大乘與學派的佛教，阿含與廣律等」，這明擺著是所有「大乘與學派」的佛教，不只是「阿含與廣律」。他怎會是由《阿含經》來肯定大乘價值？

再來，「正直捨方便，但說無上道」，「更以異方便，助顯第一義」，這不是《法華經》嗎？《阿含經》有這段話嗎？

還有，「從本生談等而來的大乘，是更正確更深刻的開顯了佛法」。這是說：「從本生談等而來的大乘」，比聲聞佛教更能完整開顯佛法。您讀到這一段時，會認為，導師是由《阿含經》來肯定大乘價值嗎？《本生談》是《阿含經》嗎？作者連一點經典分類學的概念都沒有，我值得為這麼一篇不入流的文章，耗費那麼多時間，找原文來證明他胡說八道嗎？

至於「這本是《阿含經》以來的一貫傾向」，中文程度如果足夠，就知道：「從A以來的一貫傾向」，當然包括了B、C、D、E……等等符合佛法的經、律、論，怎麼會等於「只認定A是真



◀ 民國88（1999）年10月24日舉辦第一屆「印順導師思想之理論與實踐」學術研討會，第一場座談會「社會關懷篇」。（左起：江燦騰教授、昭慧法師、黃麗明居士、傳道法師、淨耀法師）

經」？此人若非程度差到看不懂中文，就是存心栽贓導師，讓他莫名其妙地成了「人民公敵」！

此外，我前函已告訴您，導師明確指出：「佛法有五種人說」，任何經典本不必然要由「佛親說」，連《阿含經》也不例外。這不是導師的臆測，而是本諸《大智度論》：

「如佛毘尼中說：『何者是佛法？佛法有五種人說：一者、佛自口說，二者、佛弟子說，三者、仙人說，四者、諸天說，五者、化人說。』」（《大智度論》卷二，大正25，頁66中）

請問：以上陳述有哪一句「只認定《阿含經》是真經」？

為了證明這位作者栽贓導師，請讓我再引一段導師的話。針對南傳上座部只承認 *Nikāya*（即對應於《阿含經》的南傳巴利聖典）為佛經，鄙稱「大乘非

佛說」，導師特別回應如下：

「近來的一分學者，推重錫蘭所傳的巴利文聖典。……與他們不同的，即使是阿含與廣律，也被看作後起的、改寫的。如這不過為了宣傳的目的，那末讓賣糖人去說他的糖甜吧！如作為事實，作為是否佛說的標準，那是違反佛陀精神的，不能不表示反對。」（〈大乘是佛說論〉，《以佛法研究佛法》第160-161頁）

「如古型的雜阿含經，這樣的簡要、雜碎！總是說如此，很少詳細的說明他所以如此。釋尊果真是這樣的簡默嗎？佛確是不歡喜多說多辯的，但要使人聽法而修行得悟，決不能如此。這無非為了適應口口相傳的方便，而把他簡練到如此的。……」（〈大乘是佛說論〉，《以佛法研究佛法》第160頁）

以上，導師說得很明白：若要依照「釋迦佛親說」的標準來認定它是佛

法，那麼，連最古老的《雜阿含經》（南傳《相應部》）都很可以依同樣標準而被推翻。

他這一招是在「以子之矛攻子之盾」。試問，那些窮凶極惡咬住導師不放的人，他們有沒有一套更好的、更有說服力的說詞，足以讓那些看不起漢傳佛教的南傳驕傲僧侶閉嘴？

但是光為了駁斥這3行，89字，我已費了將近兩個小時，寫出2頁，1621個字（全函共有2888字）。而現在已是深夜2點了，我明天、後天都還有一整天行程。我這樣犧牲自己的睡眠，耽誤預定的進度，捨命陪君子也就罷了，但這才只駁斥完兩位比丘滿紙胡言之1690字中的5%，您說，我能繼續奉陪下去嗎？

因此，誠懇地建議您，與其看這些充斥謊言且佛學程度淺薄，連中文程度都欠佳的劣品文章，不如花寶貴的時間，親自從導師的著作裡來查證，他們的指控是否屬實，這時您會發現，您的佛學功力必將大增，而且不用我來解答，您自己就已有充分的擇法力，看出其荒謬所在了。

到此我必須暫時剎車，準備關機（也沒力氣看那本新書了）。倘若您真想知道其他95%的錯謬何在，有一建議：請您與我互加微信（我的微信ID：c2h9a1o4），用「chaoshih」署名。我很

樂意以微信通話的方式，逐一告知那些問題。那樣比較節約時間，我們也可以在一問一答之間，讓我就著您衍伸出來的問題，講得更加完整。

最後，我之所以對您有信心，並且願意花那麼多時間來回應您的問題，是因為我自去年八月以來，長期看您的所言所行，知道您確乎是一位言行一致，正直、仁慈、至心尋求真理的修道人，您若對導師思想有所疑惑，也會真心探索答案，但那一波在大陸掀起批印風潮者，卻不是這回事。他們往往為了打倒印順導師而不擇手段，不惜詆毀人格，造謠生事。這種行徑，即便是為了維護他們的信仰，也十分不可取。更何況，一個真正有佛法信仰的人，做得出這種齷齪的事嗎？

蔣勁松等「倒印」學者失格的言行，宣方已做了嚴詞譴責，說他們「失實、失範、失德」，如前所傳，除非您能認定宣方有哪裡陳述有誤，否則不再贅述。至於大航法師，我會另函附上一些拙作，讓您知道我是如何看待這種品格不端的人（所附文章，都是公開指責他的，他完全不敢正面回應）。雖然「不以人廢言」，但是時間有限的我，還值得為這種人說的那些話，逐字逐句加以駁斥嗎？

以上所述，請您三思。◎

昭然若揭的謊言栽贓

——2019覆函駁批印謬論（三）

撰文 | 釋昭慧

2019.5.4

昭覆：

賢佳法師：

看到您傳來「一些交流討論（20190504）」中，所謂「居士」的陳述，讓我略感驚訝，並且笑到險些噴飯！讓我以四大段，來回應這位「居士」，並請直接以本人的法名公諸大眾！那位居士所述的「*法師」就是本人。個人行不改姓，坐不改名，您完全不須用「*」字替代。

一、前次已告訴您，那兩篇引文，充斥著再度栽贓印順導師乃至「人間佛教」的謊言，但我當時諸事繁冗，實在沒有力氣逐一加以駁斥，只能摘出其中5%的文段，來說明其錯誤何在。

正因不願見到有心人士運用您這個與佛友論議正法的論壇，來砍砍殺殺他們想謀殺的人，因此，我在百忙中花了兩個多小時，告訴您：這些「純屬栽贓

之詞」，並列舉了其中5%的批印文字，逐一引出印順導師原文，逐句告知：他們是怎麼栽贓一代大德的。

我並且留了我的微信乃至手機號碼給您，目的在於，請您在披載之前，必須以負責任的態度，先將「謊言」加以篩檢，否則倘若我沒時間逐一指證其謬誤，其他讀者又無暇查對印順導師著作的原文，豈不是縱容這塊討論法義的園地，成了「說謊專家的樂園」、「厚誣高僧俱樂部」了嗎？這應不是您費心費神開闢法義討論園地的宗旨，是吧？

蘋果吃了一口，就已知道它是爛蘋果，難道還要堅持啃完整顆，並且與其他不知情的讀者共享這顆蘋果嗎？特別是，那位「居士」完全無力反駁我所指證歷歷的0.5%的錯誤（那一口爛蘋果），還要再把這兩篇水準極低的文章（整顆爛蘋果），誇稱作「法義清晰，有理有據」。

不過這樣也好，因為他越這麼做，

越是說明了一點：這些批印人士所施展的，已不是光明磊落的法義論辯，而是無所不用其極的「鬥爭術」。他們不敢紮實面對我這「有理有據」的法義解析，卻只敢死纏爛打。

或許，批印者是看準了我沒時間奉陪這種「死纏爛打」之術，所以敢繼續胡說八道。那麼，請讓我用最省時、省力的方式，讓各位在此論壇中正直且聰慧的佛友們了解，批印者是怎麼個胡說八道的。那就是：直接摘引印順導師原文。只要原文一引，那麼，大家立馬清楚看到，批印者所運用的，是多麼不入流的謊言栽贓術，刻意將德學涵養舉世尊崇的一代高僧，如此地予以羅織成罪！

二、印順導師有說過「阿彌陀佛是太陽神」這句話嗎？請看其著作《淨土與禪》的原文（頁23-26）：

「在梵語 *amita* 的後面，附加 *ābha*—*amitābha*，譯義即成無量光。無量光，是阿彌陀佛的一名。仔細研究起來，阿彌陀佛與太陽，是有關係的。印度的婆羅門教，有以太陽為崇拜對象的。佛法雖本無此說，然在大乘普應眾機的過程中，太陽崇拜的思想，也就方便的含攝到阿彌陀中。這是從那裏知道的呢？

（一）《佛說觀無量壽佛經》，第

一觀是落日觀；再從此逐次觀水、觀地、觀園林、房屋，觀阿彌陀佛、觀音、勢至等。這即是以落日為根本曼荼羅；阿彌陀佛的依正莊嚴，即依太陽而生起顯現。……佛法是以寂滅為本性的；落日也是這樣，是光明藏，是一切光明的究極所依。

（二）《無量壽佛經》（即《大阿彌陀經》）說：禮敬阿彌陀佛，應當「向落日處」。……說得明白些，這實在就是太陽崇拜的淨化，攝取太陽崇拜的思想，於一切——無量佛中，引出無量光的佛名。

佛的光明是橫遍十方的；佛的壽命是豎窮三際的。……因此，阿彌陀，不但一切即一、一即一切的等於一切諸佛；而無限光明、無量壽命，確能成為一切人的最高崇拜……。」

請問，通篇有說「《阿彌陀經》是偽經」嗎？沒有，印順導師不但不曾說過這句話，反倒不斷引證淨土諸經來說明「無量光」的價值呢！講這句謊言的「居士」，請問，你如何對你自己的「誠信」作出交代？

其次請問：「阿彌陀佛與太陽，是有關係的」，這就等於「阿彌陀佛是太陽神」嗎？當然不是，印順導師只是告訴我們，佛法，就是從人類所嚮往的內容中，



◀ 民國92（2003）年3月31日，第四屆研討會結束翌日，率大陸學者來賓赴華雨精舍，拜見印順導師。（前排左起：張新鷹教授、楊曾文教授、導師、傳道法師、昭慧法師；後排左起：劉易齋教授、性廣法師、宣方教授、鄧子美教授、王雷泉教授、李元松老師、游祥洲教授、傳學軍局長、世友先生、韓學香主任）

隨順眾生的根機而加以「淨化」的。

人類嚮往光明，因此崇拜太陽神，佛法於是將這種嚮往加以「淨化」，讓光明導入「佛法的智慧光，即含攝福德莊嚴的一切自在、安樂」。並且用了非常普通的一個譬喻：「光是橫遍十方的，這如佛的智慧圓滿，無所不知」。

請問：以上所述，何錯之有？莫非批印者認為，佛法（或阿彌陀佛）教示人不要向於光明，必須向於黑暗？

還有，印順導師說：「人類意識中的永恆存在的欲求，無論是否確實如此，但確是眾生的共欲。這在大乘佛法中，攝取而表現為佛不入涅槃的思想。不入涅槃，即是常住，也即是對於眾生要求無限生命的適應。」

總之，人類喜愛「光明」，人類喜愛「長壽」，大乘佛教善巧導引人們，將這樣的「共欲」導向「清淨佛法」的正軌，這正是淨土教的最高價值。

導師以上的敘述，難道有錯嗎？請問：如是攝取眾生，不正是「先以欲勾牽，後令入佛智」的《法華》上乘作略嗎？

倘若有錯，那麼，《法華經》「普門品」中，「應以何身得度者，即現何身而為說法」的觀世音菩薩，豈不成了「批印」人士的頭號敵人？「批印」者心目中，真的承認「大乘」佛教中最為可貴的，「普門示現」的價值嗎？

三、再談談中觀、唯識與如來藏吧！由於本人正巧是這三種學說的專業

講學與研究人士，看到「居士」所引的陳述，真的是差點噴飯！

請問以上這三個學派，有哪個學派是「如來親口宣說」？沒有，沒有一個學派是「如來親口宣說」。但那是重點嗎？我前函不早已告知：「如來是否親說」，根本不是重點嗎？

其次，印順導師有「獨取龍樹的『中觀』為佛教的究竟義理」嗎？沒有，他尊重大乘三系，並且強調這三系都有其無可替代的功效。

在《成佛之道》中，他是這麼說的：「或以生滅法，縛脫難可立，畏於無我句，佛又方便攝。」

這類眾生，佛說是「畏於無我句」的，就是聽了無我，而怕繫縛解脫不能成立，死後斷滅而畏怯的根性。對於這，「佛又」不能不適應他們，以善巧「方便」來「攝」化了，這就是如來藏法門。

如來藏說，佛說的經典不少，會使人生起一種意解：在生死眾生，或眾生心中，有如來那樣的體性存在，而具足智慧德相，或說相好莊嚴的。這與印度的神我說，很接近。……這是攝化計我外道，而實際與大乘法空性，是一脈相通的。」（頁383-384）

還有一大段是這麼說的：

「佛說法空性，以為如來藏。真如無差

別，勿濫外道見！

如來適應凡夫，外道，及一分執我小乘，說如來藏常住不變，流轉生死。又說：如來智慧德相，相好莊嚴，在眾生身中成就。如來藏是什麼呢？真的是無邊相好的如來，具體而微的在眾生身中嗎？真的是『外道之我』一樣，成為眾生，而體性就是常住清淨的梵嗎？如來慈悲方便，特在《楞伽經》中，抉擇分明：「佛」是「說」那一切「法空性」，稱之「為如來藏」的。

所以，如來藏就是甚深法空性，是直指眾生身心的當體——本性空寂性。

《楞伽經》說：『為斷愚夫畏無我句故』；『開引計我諸外道故，說如來藏』。《寶性論》說：使眾生遠離五種過，所以說佛性，第五種是：『計身有神我』。」（頁390-392）

請問，這兩大段有「否定了如來藏學說」嗎？沒有，導師反而認定，「如來藏學說」有其它學派不可替代的重要功能——「適應『畏無我句』的外道們，免得聽了人法空無我，不肯信受，還要誹毀。」

更好笑的是，各位認為《楞伽經》是什麼經？他所引證的，不就是批印者口口聲聲栽贓的，說印順導師所要「否定」的「大乘經」嗎？在這裡，印順導

師有引《阿含經》的「緣起性空」論，來否定如來藏說的價值嗎？沒有。

還有，別忘了，「法空性」、「真如無差別」，這都是標準「大乘經」的普通常識！我真得好好懷疑，這些批印者全付心神拿來「批垮鬥臭」印公，卻沒時間認真閱讀他們所視若至寶的「大乘經」呢！

套句這位「居士」所說的，這真的是口口聲聲捍衛大乘之批印者「最大的諷刺」。因為，他們表面上說是「尊奉大乘」，其實簡直是視大乘的「法空性」、「真如無差別」，形同「寇讎」呢！

最後再引一段如下：

「方便轉轉勝，法空性無二。智者善貫攝，一道一清淨。

解說般若波羅蜜多，順便略觀法海的波瀾，現在作一結束。

從大乘三系看來，不得不讚歎如來的善巧「方便」，一「轉」一「轉」的，越來越殊「勝」！如來藏說，可說是不可思議的方便了！但考求內容——真實，始終是現證「法空性，無二」無別。

真常唯心系，雖立近似神我的如來藏說，但在修學過程中，佛早開示了『無我如來之藏』。……所以三系是適應眾生的方便不同，而歸宗於法空性的

現證，毫無差別。……」（頁392-393）

印順導師明擺著說：「三系是適應眾生的方便不同，而歸宗於法空性的現證，毫無差別。」

別忘了：「法空性的現證」正是《般若經》以來，性空大乘經的一貫旨意。引《阿含》固然很好，不引《阿含》，也無法否認此一事實。除非那些批印者全盤否定「大乘經」在佛法上的正確性！

還有，他說：「性空唯名系，能於畢竟空中立一切法……這是最能適應小乘根性，依此而引導迴小向大的」。

「適應小乘根性」與「適應『畏無我句』的外道們」，不都有互相無法取代的功能嗎？說淺顯些，藥能對症就是良藥，倘不對症，再好的藥也只是「毒藥」而已。導師何須「獨尊」某某人所開立的某某藥？

他又說：「對於五事不具，近於小乘的根性，經上又說：『佛說如來藏，以為阿賴耶。惡慧不能知，藏即賴耶識』。」他同樣將唯識學「應機與藥」的價值加以肯定，他有貶低乃至「否定玄奘大師的唯識學說」嗎？沒有！相反的，他還寫了好多唯識相關論著，並且在教導我時，也是要我從「唯識經論」下手，手把手地帶著我研讀玄奘大師所



◀ 民國94（2005）年8月31至9月1日，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與佛教弘誓學院於承德舉辦「人間佛教的思想與實踐」學術研討會，圖為開幕典禮（左起：社科院魏道儒主任、佛光人文社會學院藍吉富主任、社科院張新鷹副所長、玄奘大學宗教學系教授昭慧法師、社科院曹中建副所長、新竹法源講寺住持寬謙法師、社科院楊曾文研究員、石光專員）。

譯的「唯識經論」呢！

看到這裡，中文程度再差，也不至於解讀成他「處處以暗示的方式，否定玄奘大師的唯識學說，而獨取龍樹的『中觀』為佛教的究竟義理」了吧！

四、至於太虛大師怎麼說，那根本就不是重點。就各位的邏輯，宗喀巴也有說錯佛法的時候不是嗎？怎麼，太虛大師就不可能有評斷錯誤的時候嗎？那批印者未免也太過展開「造神運動」了吧！別在打倒「依師」的權威論上，又製造了另一「不可能說錯」的大師，拿來當作「打倒印順」的工具吧！並且，大師終其一生，最賞識的正是印順導師。想拿那套「切割兩位大師」、「揚太虛而貶印順」技倆的鬥爭術，就省省吧！

最令人噴飯的就是這麼兩段「居士」的夢囈：

（一）「導致他的繼任者開始懷疑大乘佛法不是真正的佛法，轉而趨向南傳的小乘佛教，並說那才是原始佛教、才是真正的佛法，這真是對一生弘揚『大乘佛教』的印順導師最大的諷刺。」

「他的繼任者」，請問是誰呀？誰是「他的繼任者」呀？我們這些還活在海峽兩岸的「尊印佛友」不就是嗎？有哪位因此「轉而趨向南傳的小乘佛教」來著？本人還正巧就是前回在此論壇上，看不慣某些南傳佛友的倨傲，而在賢佳法師的來函詢問下，逐一駁斥南傳見地的「尊印佛友」之一呢！只是當時

賢佳法師沒有將本人的法名標示，因此本人這回才要求賢佳法師，把本人的法名直接列出，以示「文責自負」。

還有，就各位前前後後的討論來看，部分從龍泉寺出走的僧俗二眾，不也跑到南傳佛教去了嗎？這難道能說是「龍泉寺的教法」導致他們「轉而趨向南傳的小乘佛教」嗎？

更大範圍來看，海峽兩岸紛紛跑到南傳佛教中求法的，正巧以一般中國傳統寺院居多，難道是中國的「大乘八宗」導致他們「轉而趨向南傳的小乘佛教」嗎？

批印者為了批垮鬥臭印順導師，簡直已到了「罪莫須有」的程度！

（二）「印順導師著作中有關『大乘非佛親說』、『阿彌陀佛是太陽神』等見解如不釐清，佛學院畢業的法師隨之將此知見帶到世間廣為流布，如此傳承下去，大乘菩薩道如何走？後世廣大乘佛子怎麼修呢？」

以上，從本人的前後三函，已充回應了：

一、「大乘非佛親說」，同理，阿含也「非佛親說」，但「大乘是佛法」，並且「方便轉轉勝，一道一清淨」。

二、導師從未說過「阿彌陀佛是太

陽神」，反倒讚歎大乘淨土教善巧將「人類的共欲」轉向清淨的佛法。

因此，這位「居士」，請您不必擔心「大乘菩薩道如何走？後世廣大乘佛子怎麼修呢？」反倒要好好擔心，您將這些造謠、栽贓、羅織成罪的批印文章，大量引來厚誣大德，這份口業確乎鉅大，您將要怎麼面對這種惡口業的果報！

最後要說的是，本人堅信：「真理愈辯愈明！」批印者千萬不要以為，本人反正忙碌不堪，理應無暇奉陪諸位，因此可以肆無忌憚地繼續胡說八道下去。那就大錯而特錯！

除非賢佳法師不再將這些諸位的討論傳送給本人，否則，本人絕對奉陪到底！就像以上這7588字，由於印公原文就已甚具力量，本人只用了一個半小時，摘引之後略作註解，不費吹灰之力，即可立馬完成。

未來，只要有任何批印言論，本人會逐一把更多印順導師在「大乘經」、「中觀學」、「唯識學」、「如來藏學」方面的智慧語言，拿來引證以直接駁斥。這份工作，非常省時省力，而且正可讓大陸上許多原本沒機會閱讀印公思想與著作的佛友，穿透謊言的霧霾，看到正法的光明！◎

橫眉冷對千夫指，俯首甘為孺子牛

——2019覆函駁批印謬論（四）

撰文 | 釋昭慧

2019.5.4

賢佳法師：

阿彌陀佛！了解了。
那位居士回復說：「弟子一向懼怕與這種厲害人對話，且還是法師，我們小居士，萬一言語不恭有所冒犯擔當不起！今天的分享討論中其實弟子還是很注意言語分寸的，只是轉發了一個評論鏈接和對前幾年兩地法師的評論。但她一上來就先擺出咄咄逼人的氣勢，羅列一堆諷刺挖苦之詞將對方數落一通，如此已失去平等對話空間了。她明顯是以居高臨下之氣勢來壓小居士，不然她為何不針對您上次提供的兩位法師的評論而說？生活中碰到這樣的人，弟子也是唯恐避之不及。她太強勢了，弟子實無能力和膽識與之辨析，可能「賞花人」可以，無論是教理還是能力都堪與其一辯。……」

昭覆：

賢佳法師：

請問：此一居士是中文程度太差，還是佛學程度太差？

我的前兩封回函所有「針對」而作出的駁斥，不正是「您上次提供的兩位法師的評論」嗎？我有因為那兩位法師是「法師」而不回應嗎？我有因為此人是「居士」，而就「針對」他來回應嗎？

還有，我有針對此人的「居士」身份，明示或暗示我比他高尚嗎？何來「居高臨下」之可言？要知道，我是徹頭徹尾的「四眾平等」論者，舉凡僧尊俗卑、男尊女卑之論，我破斥起來，向來是不假辭色的。

因此，我的論辯原則很簡單：「有理走遍天下，無理寸步難行」。哪怕對方是天王老子，我也沒興趣理會他的身份地位，他說錯了，我照樣會點出他的謬誤何在！哪怕對方是遊民乞丐，只要



◀ 全力促成簡體版《印順法師佛學著作全集》出版的宣方教授（左）、陳平居士（右）伉儷。（民國98.5.30，攝於第八屆研討會上，中左：昭慧法師，中右：性廣法師）

他說對了，我立馬會向他鼓掌、作揖，額手稱慶！

至於我是會用「咄咄逼人的氣勢」，還是溫婉柔和的語氣，這就要看對方的態度而定。對方若是「法義清晰，有理有據」，我不管是否與他意見相同，都會溫婉柔和，待之以禮。反之，對方若是凶神惡煞，陰狠乖戾，栽贓良善，羅織高僧，那麼我回應起來，自然會流露出「咄咄逼人的氣勢」。魯迅詩云：「橫眉冷對千夫指，俯首甘為孺子牛。」我就是這樣的人。因此，我是「厲害」、「強勢」還是「慈眉善目」，完全取決於對方的態度（與品格）。

還有，我也不過就是逐一破斥這位居士所引的文字，這就讓他「唯恐避之不及」？那他把批印文字大肆摘錄，用以助成批印謊言之傳播時，為何對自己這種「助紂為虐」之舉，就沒有「唯恐

避之不及」的道德意識呢？

要知道，那些「諷刺挖苦之詞」，不過就是隨手引自他的原函（所摘錄的批印文字），「以子之矛攻子之盾」而已。他拿別人惡毒栽贓導師的話語，於此公眾論壇散播（摘錄或是鏈接）之時，怎麼就沒想到印順導師是「法師」，怎麼就不說他是「小居士」，怕對導師「有所冒犯擔當不起」？莫非是看準了導師已經圓寂，無法回應，他就這樣肆無忌憚地助紂為虐？

要以言之，既然是法義論辨，希望法師建立好論辯規矩。例如：只要有人舉證論辯者的引文不實，撒謊栽贓，就要對他作出預警，三諫不聽，就應暫時停權處分。否則，我看這塊討論法義的園地，很快就會成為「說謊專家的樂園」、「厚誣高僧俱樂部」，這應不是您費心費神開闢法義討論園地的宗旨。◎

擲蒼蠅亦是「法供養」

——2019覆函駁批印謬論（五）

撰文 | 釋昭慧

2019.5.5

昭覆：

這樣，我們終於可以建設性地討論「佛說」一事了。針對您的三項問題，謹逐項回答如下：

一、如何定位流傳的大乘經法

您問：

印順導師說「大乘是佛說」，此中「大乘」除了可指大乘理義（菩提心、利他行，由「原始佛教」阿含經、本生經等所蘊含，佛陀行為所體現），是否包含流傳的大乘經法（唯識經法、如來藏經法、淨土經法等）？

昭答：

印公認為《阿含》是「佛法」，大乘也是「佛法」。至於是否「佛說」？精確地說，兩者都不是「佛親口說」而逐字所

記。很簡單，佛世之時，沒有錄音、錄影設備，沒有紙筆工具，通通來自佛弟子們（特別是「多聞第一」的阿難）之「憶持」。

弟子們的憶持，佛世即已有之，例如《法句》，即是將佛所說法製成短頌，以便隨時背誦，憶持不忘。戒經中的「波羅提木叉」，也是靠憶持，而於半月半月進行覆誦的。

佛滅之後的憶持，已擴大為全面「結集」佛陀教法，用以解決對佛法正統的觀念分歧。第一次結集的歷史，業已載明於廣律之中。如中國佛教所宗本之《四分律》，即有「集法毘尼五百人」（《大正藏》頁966上至968下），詳述第一次結集原委。

因此，針對南傳佛教所輕藐的「大乘非佛說」之論，導師的回應方式，不是喊「大乘是佛說」的口號，因為這已掉入了對方所設下的觀念陷阱。反之，導師以「立敵共許」的方式，請南傳詆毀大乘人



◀ 民國98（2009）年11月6日，北京中華書局舉辦「《印順法師佛學著作全集》出版座談會」，大陸佛學界重量級學者皆出席，顯示對《全集》出版之重視。（左四起：中佛會副會長學誠法師、中國出版集團聶震宵總裁、印順文教呂勝強主任，右起：北大樓宇烈所長、人大方立天所長、中佛文研所楊曾文所長、社科院魏道儒主任、人大張風雷執行所長、人大宣方教授。宣方提供照片。）

士回顧經典結集史：既然《阿含經》與大乘經都來自弟子們的憶述，而且其經典內文也都不限於「佛說」，而是包括「五種人說」，那麼，大乘經憑什麼就不能來自弟子們的憶述？憑什麼就非「佛說」不可？難道他們竟「只准州官放火，不准百姓點燈」？

講到這裡，請問那些口口聲聲捍衛「大乘佛教」的批印人士，你們反駁南傳「大乘非佛說論」的論述在哪裡？有比印順導師的這套論述，更能折服南傳佛教中，視「大乘」如無物的傲慢僧侶嗎？總不能只是反覆喊著「大乘是佛說」的口號，來進行狂熱的「集體自嗨」吧？

我必須嚴正告訴那些指控導師「破壞大乘」的批印人士，你們做了一件非常可恥的惡行！你們自己毫無抗拒外敵（南傳「大乘非佛說論」）的能力，只能閉門「集體自嗨」。無能兼自嗨也就罷了，你

們竟把挺立在大乘思想戰的最前線，畢生辛勤捍衛大乘價值的印公導師抓來鞭屍，還要以種種謊言栽贓高僧，把他醜化大乘佛教的「人民公敵」，試問：這與唆弄宋高宗用十二道金牌，將在前方克敵致勝的岳武穆騙回來斬首的——行徑陰險卑劣的秦檜，究竟有何差別？

這就可以回到您的問題了。導師說：「我們應該記著：佛法是不限於口說的。……佛的慈悲、智慧、願力、精進，他的時代適應與究極理想，都要從他的言教與身行的綜合中，從形式而體會到實質，才能洞見全體的佛法。……佛法並不等於佛說，佛法而被誤解作佛說，真是佛法的大不幸！」（〈大乘是佛說論〉，《以佛法研究佛法》頁155-156）

依此而言，您所說的，「包含流傳的大乘經法（唯識經法、如來藏經法、淨土經法等），當然就是「佛法」，而且在導

師心目中，《阿含》與這些不同學派的大乘教法，都有契理、契機的強大功能。

二、大乘經是揣測附會、假託「佛言」嗎？

您問：

印順導師說「大乘經非釋迦佛親說」，除了可指大乘經法由他人說而佛印定，或由他人轉述佛言，是否還指大乘經中寫的「佛言」內容並非釋迦佛曾經親口說過（大義，不考慮流傳、翻譯中可能的些許差異），而是後人揣測附會、假託「佛言」編撰的？

昭答：

這裡倒是要反問您：倘若有一高僧，指證歷歷地告訴您說：他在定境之中，親聞釋迦佛陀為他說法，請問：您能認定他是在「揣測附會、假託『佛言』」嗎？我認為，我們不但不能如此斷語，也不應如此莽撞地詆毀這位高僧的境界！

印度高僧我們就暫置一旁，來談談中國高僧吧！

陳文帝天嘉元年，智者大師至河南大蘇山，親謁慧思禪師。二人初會面時，慧思即歎曰：「昔日靈山同聽法華，宿緣所追，今復來矣！」智者乃受學於慧思，修習「法華三昧」，經十四日用功，當讀誦《法華經》至〈藥王菩薩本事品〉

時，歎曰：「是真精進，是名真法供養如來！」寂然入定，親見「靈山一會，儼然未散」。智者將定中所證悟境白於慧思。慧思歎道：「非爾弗證，非吾莫識。」智者時年二十三歲。（詳參《隋天台智者大師別傳》，《大正藏》第五十冊，頁一九一下）

請問，以上慧思的「昔日靈山同聽法華」，智者的「靈山一會，儼然未散」，慧思的「非爾弗證，非吾莫識」，您認為這是「揣測附會、假託『佛言』」嗎？誰能證明：這兩位高僧是在「揣測附會、假託『佛言』」？

假若不能證明其「定中見佛」必為謊言謬說，請問：吾人如何能證明，那些高僧於定中境界所述「佛語」（無論是釋迦佛或他方諸佛），必為「揣測附會、假託『佛言』」，然後驟下「大乘非佛說」的結論？

倘若您問我，「相信慧思與智者確曾在靈山共聞佛陀說法嗎？」我會告訴您：「我選擇相信。」原因是，當我看完這兩位禪師的論著時，我完全無法相信，這兩位禪境如此高深，法義如此精湛的人，會扯這種天大謊言。

因此，「佛弟子憶述」，無論是在散心位還是在三昧中，我們都無權一棒打殺，以偏好的立場來入主出奴，選擇性地接受某些是「佛說」，某些不是「佛說」，而只能檢核他們所述是否「佛法」。

三、如何檢核不斷傳出的經典？

如何加以檢核，來斷定它是否「佛法」呢？原來，經律是在不斷結集中成立的。這不只是大乘經，即《阿含》與「廣律」都不例外。《長阿含經》即已針對不斷傳出的經典，作了一套檢別方式，此即依「四大教法」（或「四大廣說」）而作形式要件的檢核，再依「經、律、法」而作文本內容的檢核：

若有比丘作如是言：「諸賢！我於彼村、彼城、彼國，躬從佛聞，躬受（是法）是律是教。」從其聞者，不應不信，亦不應毀。當依諸經推其虛實，依律依法究其本末。……。（《長阿含經》卷三「遊行經」（《大正藏》第一冊，頁17下）

印順導師於《原始佛教聖典之集成》即就此四大教法而分析云：

其餘的三大教法，都與上一樣，只是來源不同。第一「從佛聞」；第二從「和合眾僧多聞耆舊」邊聞；第三從「眾多比丘持法、持律、持律儀者」邊聞；第四從「一比丘持法、持律、持律儀者」聞。這四者，是佛、僧伽、多數比丘、一比丘。

從這四處而傳來的經律，大家不應該輕信，也不要隨意誹毀。要「依經、依律、依法」，——本著固有的經與律，而予以查考。本著佛說的法（義

理），來推求他是否與法相應。這樣的詳加論究，結論是：與經律（文句）相合，與法（義理）相合的，讚為真佛法，應該受持；否則就應棄捨他。

這一取捨——承受或不承受的標準，實就是一般所說的「佛語具三相」：一、修多羅相應；二、不越（或作顯現）毘尼；三、不違法性。（頁22-23）

這三者中，特別要注意的是，該經是否符合於「法」——緣起、性空、中道、無常、無我、涅槃之法。符合者，即便不是佛說，也都「不違法性」。不符合者，即便口口聲聲稱是「佛說」，也都一律予以棄捨，以維持佛法的純粹性。

《阿含》的檢核程序如是，大乘經又何嘗不然？這樣的檢核倘若不夠完善，那些批印者請儘管提供一套自創的檢核標準，來說服我們大家吧！

四、印公如何看待龍樹「中觀見」

您說：

印順導師秉持的「中觀見」與應成派（格魯派）「中觀見」有何差別？是否誤解了龍樹菩薩的「中觀見」？

昭答：

就時間順序而言，龍樹在前，應成派論師在後，因此，請容我先回答後一

個問題：

若要回應印公是否「誤解」龍樹中觀見，應該先問：批印者到底認為印公「誤解」了龍樹的哪一樁中觀見？畢竟，龍樹的著作實在太多、太廣了，後來人假手託古而聲稱龍樹作品者不少。例如：成書於1322年的西藏薩迦派布頓《佛教史》，認為龍樹師從密教大手印祖師薩哈拉巴，學習了密集金剛密續，他原名為羅睺羅跋陀羅。導師卻認為，這應是後世訛傳的。此外他還說：

多拉那他所說，也有些秘密化。他說龍樹曾在那爛陀(Nalanda)寺弘法，這是不足採信的。因為那爛陀寺是西元四、五世紀間，鑠迦羅阿迭多(Śakraditya)——帝日王開始，經六代增建而完成的大學府，時代顯然晚於龍樹，龍樹怎麼可能會在這裡弘法呢？」（詳見導師口述，敝人筆錄的《大智度論之作者及其翻譯》，收入《永光集》第八節：《大智度論》的作者——龍樹）

由於託稱龍樹著作者不少，而導師著作中，關於龍樹學的研究與闡述，也是篇幅極大，因此，批印者實應確定：印公著作中有哪些文字段落，對龍樹學有所「誤解」，否則其批評空泛而不著邊際。

是的，只因印公認為，龍樹會通了《阿含經》的「緣起」與《般若經》的「性空」。部分批印人士於是認為，印

公「誤解」了龍樹中觀學。這種說詞，只能證明，該位批印人士可能連龍樹核心論著的《中論》，都沒有靜下心來細讀一遍。印公於晚年寫《契理契機之人間佛教》一書，為自己的思想與著作，作了一番總結性的回顧，他確曾引《中論》以證明，龍樹會通了《阿含》與《般若經》：

西元二、三世紀間，代表「初期大乘」的龍樹論，依『般若經』的一切法空與但名無實，會通了「佛法」的緣起中道，而說「因緣所生[緣起]法，我說即是空（性），亦為是假名，亦是中道義」。並且說：「若不依俗諦，不得第一義」，回歸於「先知法住，後知涅槃」——「佛法」的立場。

由於緣起而有，是如幻如化都無自性的，所以緣起即空。而「以有空義故，一切法得成」，正由於一切法空，所以依緣起而成立一切。『法華經』也說：「諸法從本來，常自寂滅相」；「諸法常無性，佛種從緣起」。空寂與緣起的統一（大乘是世間即涅槃的），龍樹成立了「中觀」的「性空唯名論」，可說通於「佛法」而又彰顯「為久學者說」的甚深義。（頁21-22）

他在《空之探究》中，更是引經據典，逐項核對《中論》引自《阿含》的內容：

『中論』開宗明義，是：「不生亦

不滅，不常亦不斷，不一亦不異，不來亦不出：能說是因緣；善滅諸戲論」。

我以為：「中論是阿含經的通論；是通論阿含經的根本思想，抉擇阿含經的本意所在」。「中論確是以大乘學者的立場，確認緣起、空、中道為佛法的根本深義。……抉發阿含的緣起深義，將佛法的正見，確樹於緣起中道的磐石」。（頁210-211）

一、『中論』的歸敬頌，明八不的緣起。緣起是佛法不共外道的特色，緣起是離二邊的中道。說緣起而名為「中」（論），是『阿含』而不是『般若』。（頁211-212）

二、『中論』所引證的佛說，多出於『阿含經』。（頁212-213）

三、『中論』凡二十七品。……『中論』所觀所論的，沒有大乘法的術語，如菩提心，六波羅蜜，十地，莊嚴佛土等，而是「阿含」及『阿毘達磨』的法義。『中論』是依四諦次第的，只是經大乘行者的觀察，抉發『阿含經』的深義，與大乘深義相契合而已。（下略，逐一核對品名，以分析《中論》依「四諦」安立品目）

『中論』與「阿含經」的關係，明確可見。但『阿含』說空，沒有『中論』那樣的明顯，沒有明說一切法空。說種種空，說一切法空的，是初期大乘的『般若經』。『般若經』說空，主

要是佛法的甚深義，是不退菩薩所悟入的，也是聲聞聖者所共的。『阿含經』說法的方便，與『般若經』有差別，但以空寂無戲論為歸趣，也就是學佛者的究極理想，不可說是有差別的。（頁213-215）

準上所述，導師僅是就著《中論》來探索，發現並陳述了三點他的特見：

一、《中論》的「緣起、性空、中道」義，無不可以上探《阿含》。

二、《中論》中眾多的重要偈頌，摘自或轉化自《阿含》經文。

三、《中論》諸品次第，依《阿含》的「四諦」次序而安立。

請問，這三項導師特見有問題嗎？除非任何人能夠指證：《阿含》完全沒有「緣起、性空、中道」義！除非有人能就著以上所舉經文而指證，在《阿含》中根本沒有出現這些經文！除非有人能指證：《中論》品目不依「四諦」安立！否則批印者豈不是在「無的放矢」，「畫靶射箭」？

《中論》是「龍樹中觀學」的核心論述，因此龍樹哲學就稱作「中觀」學派。但是話說回來，a屬於A，只能據此證明a是A的部分，而不能證明a等於A的全部，假若將《中論》就當作「龍樹中觀學」的全部，那就犯了將「屬於」視作「等於」的邏輯謬誤。須知，龍樹的著述絕不祇一部《中論》，還包括許許多多的

論書，此中印公導師最是推崇的《大智度論》，不但是《摩訶般若波羅蜜多經》的釋經論，還引了一大堆的大乘經。導師有將《大智度論》，這項「龍樹中觀學」的重要論典，定位為《阿含》通論嗎？沒有！那麼，導師到底是「誤解」了龍樹的哪一樁中觀學呀？

五、印公如何看待應成派「中觀見」

至於您問：印順導師秉持的「中觀見」與應成派（格魯派）「中觀見」有何差別？我認為：您已被批印人士誤導了，才會提出這樣的問題。因為那只是批印者畫靶射箭的「假議題」——他先認定應成派（格魯派）「中觀見」是錯的，然後說，印順導師的中觀見與應成派（格魯派）「中觀見」相同，因此也是錯的。

姑不論應成派到底有沒有錯，請先看導師的如下一段話：

近來，法尊譯出月稱Candrakīrti的『入中論』，及從所譯的『菩提道次第廣論』，『辨了不了義善說藏論』，多少知道一些。衰落的中觀學，忽而興盛起來，可說是瑜伽行派Yogācāra所激發的。

瑜伽行派的根本信念，是經說「一切法無自性空」，是不了義的；三自性中，遍計所執自性parikalpita-svabhāva是無[空]的，依他起自性para-tantra-

svabhāva與圓成實自性parinis!panna-svabhāva是有（自性）的，這才了義的（如『解深密經』說）。

龍樹Nāgārjuna依『般若』等經造論，那時沒有『解深密經』，沒有三自性說，當然不會評論後起的經論。

復興的中觀學，在確認「一切法無自性空」是了義的這一點上，是一致的，與瑜伽行派對立。但在瑜伽行派的興盛中，中觀者或多或少的受到影響，也就漸漸的分化了。（頁361-362）

請問：看完以上這段話，您還會相信批印者信口雌黃的謊言，聲稱印順導師秉持的「中觀見」，與應成派（格魯派）「中觀見」相同，而誤解了龍樹菩薩的「中觀見」嗎？

更請問：印順導師有因此而說《解深密經》講錯了，應成派說的才對嗎？沒有吧！他只是如實陳述二派論諍因何而起，是吧？準此，憑空說印公「否定玄奘大師的唯識學說」，那又是一樁「畫靶射箭」的鬥爭技倆，不是嗎？

六、蒼蠅即使揮不完，但還是要不斷揮除

最後來談談：我為何拋下一堆極為急迫的稿債，壓縮睡眠時間，如此耐煩地回應貴論壇上的「批印」言論。

就從台灣的蕭平實先生說起吧！

此人到處糾鬥各大高僧，也曾向我叫陣不已，還主動郵寄了許許多多他的著作，希望與我較量高下。但我轉身立即將它棄置資源回收桶。因為，他的佛學程度，實在是差勁到了極點，經常張冠李戴，還把各時代、各學派的學說，隨意炒成了一道又一道四不像的「什錦麵」，簡直讓我不知從何糾正。可以說，這是我所見過批印文字中，佛學素養最差的一個。

例如：他竟然聲稱無著與世親兄弟，廣破應成派中觀見，我看了簡直是大大噴飯。請問：四世紀的無著、世親兩兄弟，會出面廣破七世紀的月稱？能夠講出這種「張飛打岳飛」式超級笑話的人，我值得與他論辯嗎？更何況，他吃飽撐著，成天沒完沒了地攻擊所有高僧，我的時間如此寶貴，有必要「以上駟對下駟」嗎？在台灣，正派的佛門人物或佛教學者，哪個不是把他的言論當作「笑柄」的呢？

但我萬萬沒有料到，我這頭的「不屑」回應，竟被他誤以為我「不敢」回應，於是有一年，他的黨羽殺氣騰騰地跑到我們主辦的印順導師思想研討會場子裡，進行不斷騷擾式的挑釁發言，結果當然被我逐一嚴詞駁斥，弄到灰頭土臉，最後只能悻悻然而去（當日他們在會場上那些令人噴飯的發言，以及我予以反駁的錄影資料，如今具存於佛教弘

誓學院檔案室中）。

當然，佛學程度再差，還是會有一群比他程度更差的人，尾隨其後而搖旗吶喊。特別是他到處嚷嚷，把我的「不屑」解讀成「不敢」之後。可笑的是，一大票批印人士，竟誤以為他真的是哪一號「無敵鐵金剛」，於是跟著他「張飛打岳飛」，而且還「一犬吠聲，眾犬吠影」，假造了一大堆印公不曾說過的話語，把他視作「人民公敵」。

我終於理解兩點：

一、老虎不發威，是會被視作「病貓」的。蒼蠅揮不完，固然很令人討厭；但是，千萬不可因為揮不完，而就不去揮除它，否則必將出現更多滿頭嗡嗡作響的蠅群。

二、別因為那些胡言亂語純屬謊言，而就不予理會，謊話講了一千遍，就會被視作「真理」。

因此痛定思痛，對於兩年半前的那群批印惠山眾，以及刻在貴論壇上「嗡嗡」作響的批印蠅聲，我決定用最省時、省力的方式，將批印留言逐一予以迎頭痛擊。一來避免重蹈「群蠅嗡嗡」的覆轍，二來，我應作如是觀：這就是我在貴論壇上所作的「法供養」，因為我確知，您與貴論壇上的一群佛友，是真心論法，而非糾眾鬥爭的！◎

依「教證」、「理證」檢核佛法正義

——2019覆函駁批印謬論（六）

撰文 | 釋昭慧

2019.5.6

昭覆：

賢佳法師：

請容我補充如下：

您說：

一、印順導師說「大乘是佛說」，本意是「大乘是佛法」，如您說：「印公認為《阿含》是『佛法』，大乘也是『佛法』。至於是否『佛說』？精確地說，兩者都不是『佛親口說』而逐字所記。」而「佛說」與「佛法」是有大差別的，如您引述印順導師《大乘是佛說論》說：「佛法是不限於口說的。……佛法並不等於佛說，佛法而被誤解作佛說，真是佛法的大不幸！」所以印順導師的這篇文章題日本意是《大乘是佛法

論》，雖然寫為《大乘是佛說論》，不應依文取義而生誤解。

昭補充：

我認為，導師是特意將題目寫成「大乘是佛說論」，而不想寫成「大乘是佛法論」，他要對那些詆毀大乘者說：倘若你們認為《阿含》經文「非佛親說」，僅是佛弟子的憶持，也可稱為「佛說」，那麼準此，大乘經也是許多佛弟子的憶持，有何不可是「佛說」？總之，他在提醒南傳僧侶：不可用兩套標準來看待「佛說」。

您說：

二、印順導師認為大乘經是後人（高僧）在定境中「親聞釋迦佛陀為他說法」而記述的，不是揣測附會、假託「佛言」，不是阿難傳述的，但是可信的。



▲ 民國95（2006）年第六屆研討會首度於玄奘大學舉辦，開幕典禮後於白聖大樓前合影。

昭補充：

1.大乘經的來源多端，但都是各種形式的「憶持」。至於「定境中聞佛說」，這只是我隨手舉例而已，用意在於證明：即使離佛世已數百年後，倘若有人從定中親聞佛語，我們也不宜立即誣稱他在「揣測附會、假託佛言」。

2.導師於〈大乘是佛法論〉云：「先見於文記的，並不就是先存在的。……他的是否佛法，是否佛說，需要從種種方面去判決審定他。後起的，可能早已存在，但我也否認受有外來的影響，以及傳說而改變的成分。（頁163-164）」

您說：

三、印順導師認為要依已確認無疑的經律法義和文本內容檢核不斷傳出的經典。確認無疑的經律法義是「緣起、性空、中道、無常、無我、涅槃之法」。《阿含經》等「原始佛教」經律文本為基礎的佛法文本，後來傳出的大乘經本內容要由此檢核。

昭補充：

這是「原始佛教」經律文本的檢核法。但大乘論師們為了證明他們所援引的大乘經，出處非常可靠，「有理有據」，也一定會用「修多羅相應」、「不違法性」這兩種方法（「不越毘尼」，主要是指陸續增補的律典內容，都不可以違背「毘尼」的原則，茲略）。如無著於建立唯識系統理論時，運用《阿含》教證云：

復次，聲聞乘中亦以異門密意，已說阿賴耶識，如彼《增壹阿笈摩》說：「世間眾生，愛阿賴耶，樂阿賴耶，欣阿賴耶，慧阿賴耶；為斷如是阿賴耶故，說正法時，恭敬攝耳，住求解心，法隨法行。如來出世，如是甚奇希有正法，出現世間。」（《大正藏》第31冊，頁134上）

以上，《阿笈摩》是「阿含」（āgama）的音譯。無著引《阿含經》作為「教證」，大力證明：《阿毘達

磨大乘經》與《解深密經》的阿賴耶識教，絕對是「修多羅相應」的。

接著他用了很大篇幅來說明（一般稱作「理證」）：倘若不建立阿賴耶識，則煩惱雜染、業雜染、生雜染不成（即惑業苦（緣起法流轉門）的三種雜染），世間清淨與出世清淨（緣起法還滅門）也無法成立。（《大正藏》第31冊，頁135中至136中）用意在於證明：《阿毘達磨大乘經》與《解深密經》的阿賴耶識教，絕對是「不違法性」的。尤其是，龍樹、無著與世親，他們絕對不敢把「緣起性空」說成「不了義」，反而努力證成，他們所引的大乘經，他們所建立的中觀學或唯識學，通通都是上接阿含「緣起論」的。如無著《攝大乘論》云：

若有欲造大乘法釋，略由三相應造其釋：一者、由說緣起，二者、由說從緣所生法相，三者、由說語義。（《大正藏》第31冊，頁141中）

龍樹《中論》援引《阿含》與「緣起」論，已如第五封覆函所述，茲不贅引。龍樹與無著非常清楚，一定要依於「教證」與「理證」，來證明大乘經與他們所建立的系統理論，是「修多羅相應」且「不違法性」的。世親其實也不例外。還有，批印者所推崇的玄奘大師，同樣深知此理，故於糝譯《成唯識論》時，也同樣努力證明阿賴耶識之教是「修多羅相應」且「不違法性的」。

總之，他們絕對不會自嗨大喊「大乘經是佛說」，更不敢口出狂言，聲稱《阿含》只是「小乘」，「緣起性空」不究竟。因此您或可理解，我為何不屑回應那位言必稱龍樹、無著與世親的批印者蕭平實先生，因為，蕭先生的佛法程度實在是太差勁了，他不是沒有認真閱讀這些論師的大作，就是因為程度太差而讀不懂。導致他完全罔顧以下之斑斑史實：

大乘佛教為了建立其權威性，所使用的「起手式」，正是《阿含》教證與「緣起」理證，而不是張牙舞爪，老王賣瓜，聲稱《阿含》與「緣起」的西瓜不甜！

您說：

四、印順導師闡釋龍樹菩薩「中觀見」是基於《阿含經》的法義和文本，並會通《般若經》，因此是正確的，沒有誤解龍樹菩薩「中觀見」，因為《阿含經》是正確無疑的佛法。

昭補充：

《阿含經》陸續傳出時，它是否「正確無疑的佛法」，同樣要依四大廣說與「修多羅相應、不越毘尼、不違法性」來作檢核，而不宜立即認定它「是正確無疑的佛法」。我在此僅是說：龍樹菩薩樹立「中觀見」時，大力證明其理論是「修多羅相應」且「不違法性」的。◎

「一切世間所有善語，皆是佛說」

——2019覆函駁批印謬論（七）

撰文 | 釋昭慧

2019.5.6

昭覆：

賢佳法師：

我覺得這樣的討論，確乎是令人非常法喜的。由於這些問題越來越深細，我們已越來越能聚焦討論核心問題——大乘經是否「佛法」（佛說）。

一、您說「導師是特意將題目寫成『大乘是佛說論』，而不想寫成『大乘是佛法論』」，即是印順導師對破南傳僧侶「大乘非佛說」論的權巧方便，而「大乘是佛說」並非印順導師實際本見，是嗎？

昭答：

「佛說」假若不定義為「佛親口說」，而是「弟子憶持」的影像教（無論是《阿含》或大乘經），那麼，「大

乘是佛說」，這也可以視作「印順導師實際本見」。但若硬說「佛親口說」的才算數，那就不是「印順導師實際本見」。如其在《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中所述：

所以「佛說」，不能解說為「佛口親說」，這麼說就這麼記錄，而是根源於「佛說」，其實代表了當時佛弟子的公意。已結集的，並不等於「佛說」的一切，隨時隨地，還有新的教說傳出，彼此所傳及取捨不同，促成了部派的不斷分化。自宗的「是佛說」，與自部大有出入的，就指為「非佛說」。

傳說在佛教界的，雖因時因地而有多少不同，而大體上是共同承認的，也就都是「佛說」的。這裏面，孕育著佛菩薩——大乘佛教的種種特性。（頁1325-1326）

這種「佛說」（或「佛語」）的定



▲ 第六屆研討會逾八百人與會，是參加者最多的一屆，玄奘大學慈雲廳座無虛席。（95.5.20檔案照片）

義，其實是有所本的。導師所依據的，恰好就是包容大乘（而不會排斥大乘）的《成實論》，以及如下的一系列大乘經：

「是法根本，皆從佛出。是諸聲聞及天神等，皆傳佛語。如比[毘]尼中說：佛法名佛所說，弟子所說，變化所說，諸天所說。取要言之，一切世間所有善語，皆是佛說」。

但「聲聞及天神等皆傳佛語」，他們只是傳述佛所說的，所以概括的說，一切都是佛說。『成實論』的見解，與大乘經的見解一致，如『小品般若波羅蜜經』卷一（大正八·五三七中）說：

『諸法無行經』說：「諸菩薩有

所念，有所說，有所思惟，皆是佛之神力。所以者何？一切諸法，皆從佛出」。『文殊師利所說摩訶般若波羅蜜經』說：「能如是諦了斯義，如聞而說，為諸如來之所讚歎；不違法相，是即佛說」。『海龍王經』說：「是諸文字，去來今佛所說。……以是之故，一切文字諸所言教，皆名佛言」。……所以依大乘經「佛說」的見解，「大乘是佛說」，不能說「是佛法而不是佛說」！（頁1327-1328）

依於以上一連串大乘經與龍樹所定義的「佛說」（「佛語」），根本就不須「佛親口說」，凡佛弟子能「承佛威神」而為眾人說法，即是「佛說」。

二、您說：「大乘經的來源多端，但都是各種形式的『憶持』」，除了「定境中聞佛說」，還有哪些形式？包括阿難傳述嗎？

您引印順導師《大乘是佛法論》說：「後起的，可能早已存在，但我也否認受有外來的影響以及傳說而改變的成分。」經過印順導師多年的考證檢核，確定哪些大乘經是早已存在的？哪些大乘經「受有外來的影響以及傳說而改變的成分」，但主體沒有變質，仍是佛法？

昭答：

包括的形式，可參看導師的《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頁1313-1321）。文長不贅。而憶持者則不祇是阿難，還包括了許許多多的出家、在家弟子、變化人與諸天神，如上已述。

三、您說「大乘經……也一定會用『修多羅相應』、『不違法性』這兩種方法」，這裏的「修多羅」只能是《阿含經》等「原始佛教」修多羅，「法性」只能是《阿含經》等「原始佛教」經典中所記述的「法性」，是吧？

昭答：

倘若說：「修多羅」只能是《阿含經》等「原始佛教」修多羅，乍看之下

會以為：這套標準已經排除了大乘經。但是，這套標準，原初是用來檢核陸續傳出的聲聞佛典，而非拿來檢核大乘經。但只是龍樹、無著系出聲聞僧團，在他們的嚴格義學訓練中，都知道「修多羅相應」的重要性，因此會先引《阿含》來證明：大乘經或他們的系統理論，是「修多羅」相應的。

再者，「修多羅」有時泛指一切經典。這時，連大乘經也是修多羅——摩訶衍修多羅（MahāyānaSūtras）。此外，「修多羅」也可專指便於憶持而精簡化的佛經散文體（《雜阿含經》或南傳相應部，最多這種體裁）。這時，「修多羅」專指九分教或十二分教的其中一種分教，而不等同於您所說的「《阿含經》等『原始佛教』修多羅」。

進以言之，並非所有《阿含經》都等於「修多羅相應」所指「修多羅」，因為還有眾多《阿含》經文是陸續傳出的。此中，「修多羅」、「祇夜」與「記說」應是較早結集而成，其他，如「伽陀」、「優陀那」、「本事」、「本生」、「方廣」、「未曾有法」、「因緣」、「譬喻」與「論議」，有的早已結集，有的陸續傳出。古印度佛教面對這些第一次結集後，不斷傳出的《阿含》經教，必須檢核它是否與「修多羅相應」。

至於「法性」，在檢核不斷傳出的《阿含》經教時，主要以「三法印」進行檢核。「印」，即是檢核、印證之義。大乘佛教則更依大乘經的「法性」論，以「一實相印」（法性、空性、真如）來作檢核。這就是我於前函所說的——「法空性」、「真如無差別」，這都是標準「大乘經」的普通常識。

四、您說「《阿含經》陸續傳出時，它是否『正確無疑的佛法』，同樣要依四大廣說與『修多羅相應、不越毘尼、不違法性』來作檢核，而不宜立即認定它『是正確無疑的佛法』」，經過了這麼多年的檢核，有哪些《阿含經》已確定是佛法？有哪些《阿含經》確定非佛法？另外，此「四大廣說」由何確定是佛法？此「修多羅」「毘尼」「法性」是哪些修多羅、毘尼、法性？這些由何確定是佛法？

您說「龍樹菩薩樹立『中觀見』時，大力證明其理論是『修多羅相應』且『不違法性』的」，印順導師認為龍樹菩薩「中觀見」沒有任何超越《阿含經》所說法性之處嗎？

以下逐項答覆：

1.經過了這麼多年的檢核，有哪些《阿含經》已確定是佛法？有哪些《阿含經》確定非佛法？

嚴格而言，不是「這麼多年」，而是「這麼多世代」。從佛滅以來，佛弟子已陸續進行過多次結集。因此目前的《阿含經》，大體都經過古結集者進行「四大廣說」的形式篩檢與「依經、依律、依法」的內容篩檢，這是任何一次結集，都必須進行的檢核程序。

2.此「四大廣說」由何確定是佛法？此「修多羅」「毘尼」「法性」是哪些修多羅、毘尼、法性？這些由何確定是佛法？

「四大廣說」僅作形式篩檢，所以篩完之後，還要進一步作「修多羅相應」、「不越毘尼」、「不違法性」的內容篩檢。至於「修多羅」、「毘尼」、「法性」的定義與範疇，已如前述。

至於由何確定它是佛法？那正是結集大會的作用——大迦葉為何急於召開結集大會？因為佛陀才剛滅度，僧團內部就已出現觀念的分歧。不但如此，連第一次結集大會上，大迦葉就已不同意阿難「親從佛聞」的「小小戒可捨」。也就是說，連阿難聽到「佛親口說」的話，大迦葉都不肯買單，還一連給他冠上六個「突吉羅」罪。幸好阿難以大局為重，回應云：

「我於此中不自見有罪，信大德故，今當懺悔。」

但富樓那可就沒那麼好打發了。他稍後趕來，也表達了他的異議：

「大德！我親從佛聞，憶持不忘。佛聽內宿、內煮、自煮、自取食、早起受食、從彼持食來，若雜菜、若池水所出可食者，如是皆聽不作餘食法得食。」

但這項「佛親口說」的轉述，即便真實性不容否認，依然被大迦葉用其他理由推翻而不予採計。（以上，請參看《四分律》中之「集法毘尼五百人」，《大正藏》第22冊，966上－968下）這個故事說來話長，而且精采絕倫，可以證明的是，「佛說」與否，不是在大乘經出現後才起爭的，佛剛滅度，就已出現紛爭了。

但我得暫先打住，請參看導師所撰《原始佛教聖典之集成》一書。倘若您對哪些是「佛法」有興趣，不妨進行逐部經典的閱覽，倘若您對任何一部或一段經文，質疑它未能「修多羅相應」或「不違法性」，到時我們再單就那部經或那段經文，來進行深入探討。

3. 您說「龍樹菩薩樹立『中觀見』時，大力證明其理論是『修多羅相應』且『不違法性』的」，印順導師認為龍樹菩薩「中觀見」沒有任何超越阿含經所說法性之處嗎？

我前函已說過，那只是龍樹、無著證明大乘經或中觀、唯識是「修多羅相

應」且「不違法性」的「起手式」。接下來他們就會廣為引證大乘經典以展開論述。您可參看龍樹的《大智度論》與無著的《攝大乘論》。

至於您說，印順導師認為龍樹菩薩「中觀見」沒有任何超越《阿含經》所說法性之處嗎？導師從未這麼說。反之，如前第五函所引述，導師指出：

『阿含』說空，沒有『中論』那樣的明顯，沒有明說一切法空。說種種空，說一切法空的，是初期大乘的『般若經』。（《空之探究》頁214）

不祇如此，導師還援用了大量的大乘經文，分析龍樹是如何闡述大乘經（特別是《般若經》）之法性，如：「假名」、「空性」、「中道」與「如幻」義。詳參導師所著《空之探究》第四章第五至八節（頁233-265）。不祇是《空之探究》，在導師的全套著作集中，談及龍樹所引大乘經論與大乘「法性」者多矣，茲不贅列，您得空不妨逐一參閱之。◎

「內鬥內行，外鬥外行」的批印者

——2019覆函駁批印謬論（八）

撰文 | 釋昭慧

2019.5.7

昭覆：

賢佳法師：

昨深夜忙完公務，看到了您的第七封來函，同時也看到了您在法義探索上的真誠，不忍予以擱置，遂撐著眼皮寫回函到半夜兩點。

等關機後才想起：我原待全部答完後，再回到您的第一個問題，但是寫到後面已經累壞了，我必須睡幾個小時，因為今天一早，還要趕一小時車程去上兩節課並處理眾多公務。因此我決定不再重新開機工作，等今天再補充作答。

這就是我為何希望與您用電話互聯的原因，因為我不像您，是在獨處中全神貫注地與各方佛友在討論法義，而是在公忙之餘，犧牲自己正常的睡眠時間來奉陪您的。即便我有極大熱誠作法供養，但也不應顧此失彼，而造成同儕與學生的困擾。

現在回到您的問題。

您問：

一、您引述印順導師文說：「弟子們說法，不違佛說，從佛的根源而來，所以是佛說。」佛弟子們說的，義上可稱為佛說，但如果寫成書（文），將自解佛法義理的話寫成「佛言……」，並題書名為「佛說……經」，能算真佛經嗎？印順導師所說「大乘是佛說」是否意指一些大乘經是這種情況？

還有印順導師文說：「『聲聞及天神等皆傳佛語』，他們只是傳述佛所說的，所以概括的說，一切都是佛說。」印順導師有考證確認哪些大乘經是「聲聞及天神等」（包括阿難）傳述佛所親說的嗎？

昭答：

以上三個問題，逐一回應如下：

（一）依前函所引大乘經與龍樹



◀ 民國93（2004）年3月5日，陳水扁總統蒞臨華雨精舍，為印順導師頒贈二等卿雲勳章。

的看法，這就是「佛語」，當然就「能算真佛經」。否則導師何必在他的著作裡，援引大量大乘經文呢？任何一個精神正常的佛弟子，都不可能去援引一堆他所不信任的經文來當作教證的。

（二）是的，印順導師所說「大乘是佛說」，至少有一部分大乘經是這種情況。但我還是要再次提醒您，印順導師在此只是轉述大乘經與龍樹的說法，並且認同這種論述，他在此並沒增添他個人的看法。

（三）您問：「印順導師有考證確認哪些大乘經是「聲聞及天神等」（包括阿難）傳述佛所親說的嗎？」我的回答是：

1.大藏經中的大乘經實在太多了，

沒有任何一個人有足夠時間，以地毯式掃描來作大乘經的逐一考證。但印公導師確乎作了一部分經典的考證，考證目的不在於證明這些大乘經是否「傳佛所親說」（導師根本不認為這是問題，依前函之所轉述，他承認：這些都是《文殊師利所說摩訶般若波羅蜜經》等四部大乘經與龍樹論所定義的「佛語」。我會在接下來的第二點來作前函引文的回顧）。

2.若純就「聲聞及天神等」（包括阿難）是否真正在「傳述佛所親說」的問題，那麼，請再次複習一次我於前一函所轉述的，大乘經與龍樹的方法論：龍樹說：

「我等當承佛威神為眾人說，譬如傳語人。……我等所說，即是佛說」。

以下四部大乘經說：

(1) 《諸法無行經》：「諸菩薩有所念，有所說，有所思惟，皆是佛之神力。所以者何？一切諸法，皆從佛出」。

(2) 《文殊師利所說摩訶般若波羅蜜經》：「能如是諦了斯義，如聞而說，為諸如來之所讚歎；不違法相，是即佛說」。

(3) 《海龍王經》：「是諸文字，去來今佛所說。……以是之故，一切文字諸所言教，皆名佛言」。

(4) 《發覺淨心經》：「所有一切善言，皆是如來所說」。

只要能說出符合「佛法」的「一切善言」，就表示說法者業已承「佛之神力」而如實語。因此對龍樹或印公導師而言，「大乘經是佛語」，這根本就不是問題。對那些批印人士而言，這才是天大地大的問題，因為他們陷在「大乘一定要『佛所親說』的邏輯」中，無法理解「佛語具三相」，也不肯接受龍樹或前述四部「大乘經」的說法。（因此，他們真的那麼敬信「龍樹學」與「大乘經」嗎？我是打問號的！）

要知道：「考證」這門學問，是必須根據歷史資料來進行考核、證實並說明文獻或歷史問題的。但是「聲聞及天神等」是否真有傳述佛所親說？在沒有錄影、錄音存證的古代，這必然是「不

可考」的。當印公願意「相信」前述四部「大乘經」與龍樹的說法，認定這些「善語」是「承佛神力」的「佛語」時，他個人哪有什麼「考證」它們的需求？完全沒有。反倒是那些「不相信」前述四部「大乘經」與龍樹的方法論的批印人士，如果他們認定：這些「善語」不是「承佛神力」的「佛語」，那麼，他們就要為自己的「不相信」而舉證。（但這麼一來，他們還真的那麼尊崇「龍樹學」與「大乘經」嗎？我得大大地打一個問號！）

就像我前函所述，慧思的「昔日靈山同聽法華」，智者的「靈山一會，儼然未散」，慧思的「非爾弗證，非吾莫識」，我選擇相信。至多與那些選擇不相信的人各說各話，「信者恆信，不信者恆不信」，這還需要考證嗎？反對我的人，至多只能說：我的「相信」是錯的。但是那些反對我之「相信」的人，豈不就要用力舉證，來證明我的「相信」是錯的？那麼，請反對我的人儘量考證去吧！但這樣一來，他們業已從源頭上，推翻了天台宗的正當性。然則，他們真的那麼在意「漢傳佛教的權威性」嗎？若反對我之「相信」的人，不能考證我的「相信」是錯，那又憑什麼宣稱《法華經》不曾在靈山會上宣說，而只是慧思與智者的「揣測附會、假託『佛言』」？

法律上有一句諺語：「舉證之所在，敗訴之所在」。意思就是，訴訟之時，要負舉證責任的一方，通常就是敗訴的一方。因此，舉證的責任，應是落在那些堅持「大乘經必為佛口親說」的批印者身上，是吧？他們既然不「相信」前述四部「大乘經」與龍樹的方法論，非要在這些佛弟子所「憶持」的「佛語」之中，證實那些都是「佛親口說」，那麼，舉證就是他們的責任。我憑什麼要幫他們做功課呢？（因此我必須再說一遍：他們真的那麼尊崇「龍樹學」與「大乘經」嗎？我是打問號的！）

您問：

二、先前我問：「經過印順導師多年的考證檢核，確定哪些大乘經是早已存在的？哪些大乘經『受有外來的影響以及傳說而改變的成分』，但主體沒有變質，仍是佛法？」您沒有明答。這是紛爭的實質焦點問題，若能直明澄清較好。

昭答：

我前面一開頭就已說明為何沒有「明答」，原因是：我原待全部答完後，再回到您的第一個問題，但是寫到後面已經累壞了，因此我決定不再重新開機，等今天再補充作答。

現在就直明澄清——直接了當回應：如前所述，導師原本無須「考證檢

核」，因為他服膺前述四部「大乘經」與龍樹的方法論，舉證責任不在於他。更何況如前函所述，他不認為「早已存在」的文本就必然是正確的，也不認為後來出現的文本，就必然不是佛所曾說的。

但他為何依然作出了部分大乘經典的考證？我認為，那是因為他為了捍衛大乘信念，回應時代的挑戰（也就是您說的：「這是紛爭的實質焦點問題」）。在此先針對他「回應時代的挑戰」的動機，作如下分析：

1. 導師個人對大乘佛教，有無比的信仰熱情：

導師個人信仰大乘佛教，看到一些漢傳中人，受到南傳說詞的影響而動搖了大乘信念，有些則裝聾作啞，繼續集體自嗨。他自須責無旁貸地，針對南傳「大乘非佛說論」，予以迎面駁斥。

2. 導師對如來藏學說，有著同情理解：

導師早年於普陀山閱完全藏之後，他認為「如來藏」典籍不應被排除在外，也就是說，他並不同意歐陽竟無居士所主導的「支那內學院」師生觀點，後者已將如來藏經典一律擯除於「佛法」大門之外，只承認性空與唯識經典。因此他認為，有必要將「如來藏經典」的價值作一全盤爬梳，而非一棒打殺！「支那內學院」師生觀點部分，請您自行參閱「支那內學院」師生的豐富

論著，我得暫時打住。

很可笑的是，批印人士不敢針對支那內學院系統這些看來非常「有理有據」的豐富論述，予以逐一反駁，卻針對「同情如來藏」的印公，抓來糾鬥不已。這與他們對南傳僧侶的「大乘非佛說論」裝聾作啞，卻糾住印公的「大乘是佛說論」不放，行徑完全一致——「內門內行，外門外行」！

3. 導師不完全同意一些學者的看法：

他閱讀到一些日本、歐洲學者所述「大乘經」（或「大乘論」）的文本問題時，並不全然同意他們的看法，因此，他以自己閱藏的體會，「有理有據」地寫出如下兩部直接與「大乘經」相關的專書鉅著。

就以上三點以觀，導師雖無義務舉證，但還是耐心地將「紛爭的實質焦點問題」，拿出來作了一些檢核，好能進行「直明澄清」。

因此，倘若您非常想知道，他到底作了哪些考證，那麼請您逕閱如下數章，共計 885 頁。若有任何閱讀過程中所產生的疑問，歡迎您再提出來，我再進行更細部的回答。

（1）《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第九章「大乘經之序曲」、第十章「般若波羅蜜法門」、第十一章「淨土與念佛法門」、第十二章「文殊師利法門」、第十三章「華嚴法門」、第十四

章「其他法門」（頁533-1257）。

（2）《如來藏之研究》第四章「如來藏說之孕育與完成」、第五章「如來藏說之初期聖典」、第六章「如來藏學之主流」、第七章「瑜伽學派之如來藏說」、第八章「如來藏佛性之抉擇」（含《楞伽經》與《大般涅槃經》續譯部分。（頁115-275）

您問：

三、您說「大乘佛教則更依大乘經的『法性』論，以『一實相印』（法性、空性、真如）來作檢核。這就是我於前函所說的——『法空性』、『真如無差別』，這都是標準『大乘經』的普通常識」，由何確定「一實相印」是佛法？普通常識就定是佛法嗎？

昭答：

請注意：我所指「普通常識」是指：「法空性」、「真如無差別」，這些都是「大乘經」的基礎知識，倘若批印者連這些基礎知識都不相信，他們還真的是相信「大乘經是佛說」的人嗎？

至於，由何確定「一實相印」是佛法？那麼，首先請看「一實相印」的出處：一、《妙法蓮華經》「方便品」說：

「我以相嚴身，光明照世間，無量眾所尊，為說實相印。」（《大正藏》第九冊，頁8中）

二、龍樹《大智度論》說：

「摩訶衍中有一實，今何以說三實？答曰：佛說三種實法印，廣說則四種，略說則一種。……

「復次，有為法無常，念念生滅故，皆屬因緣，無有自在；無有自在故無我；無常、無我無相故心不著，無相不著故，即是寂滅涅槃。

「以是故，摩訶衍法中，雖說一切法不生不滅，一相，所謂無相，無相即寂滅涅槃。」（《大正藏》第二十五冊，頁233中）

以上，依於《法華經》的教證，再加上《大智度論》的理證，不就很清楚它是「佛法」了嗎？除非哪位根本不相信《法華經》是佛語，或認為龍樹的理證在哪个環節上出了差錯，那麼，舉證的責任就落到那個人的身上，而不在我。

您問：

四、先前我問：「經過了這麼多年（世代）的檢核，有哪些《阿含經》已確定是佛法？有哪些《阿含經》確定非佛法？」您沒有回答。是否所有《阿含經》是否是佛法仍在爭議中，不能判定？印順導師本人判定的情況怎樣？

昭答：

法師，這樣地毯式的問法，對我這個忙碌不堪的人，是公平的嗎？我還能

擠出時間，回到《阿含》文本，一則一則、一句一句地為您分析，哪些「確定是佛法」，哪些「確定非佛法」，並向您敘明其「確定非佛法」的理由嗎？倘若您真的那麼關心「所有《阿含經》是否是佛法」，而不是存心想累死我，那麼，請您一部一部、一則一則地拜閱《阿含》，看完以後，倘若認為哪一部「確定非佛法」，我們再就您的問題來作討論，如何？

當然，如果我更得空時，也願意找幾部《阿含》來與您談談，我是怎麼看待它的。至於印順導師本人判定的情況怎樣？他當然就是認定《阿含經》（與大乘經一樣）是「佛法」，所以才將他講《阿含經》而被記錄下來的《阿含講要》，直接改名為《佛法概論》。

您問：

五、您說：「這項『佛親口說』的轉述，即便真實性不容否認，依然被大迦葉用其他理由推翻而不予採計。……可以證明的是，『佛說』與否，不是在大乘經出現後才起爭的，佛剛滅度，就已出現紛爭了。」大迦葉沒有採用阿難傳述的「小小戒可捨」，是有戒律行事機緣的考慮，並沒有否定阿難傳述的是「佛說」。阿難的這個傳述也記錄在了結集文中，並沒有當作非佛說而捨棄。是吧？



▲《弘誓》雙月刊145期推出「內門內行，外門外行的『批印』風潮」專輯。

您說「至於由何確定它是佛法？那正是結集大會的作用」，後世沒有結集大會時怎麼確定「它是佛法」？結集大會結集流傳的文本如何確定真是大迦葉等主持的結集大會結集而非後人偽撰摻入的？印順導師認可文殊菩薩同阿難結集大乘經的說法嗎？

昭答：

1.是的。阿難的這個傳述也記錄了在結集文中，並沒有當作「非佛說」而捨棄。大迦葉不採用它，不等於律典的結集者捨棄它。

2.「後世沒有結集大會時怎麼確定『它是佛法』？」那正是佛教界頭疼的

問題，所以各部派才會一次又一次地舉行結集大會。但是部派之間已經互相不承認對方結集的權威性了。至於結集共計幾次，在哪些部派之間，請詳參印順導師的《原始佛教聖典之集成》第一章「有關結集的種種問題」（頁1-64），以及《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第五章「法之施設與發展之趨勢」（頁233-314）。

3.「結集流傳的文本，如何確定真是大迦葉等主持的結集大會結集，而非後人偽撰摻入的？」如以第一次結集而論，當時雖無紙筆記錄，但是結集者將部類次第定妥之後，攝十經為一頌（即將一經取一關鍵字，十經的十個關鍵字，就成一個祇夜（geya），他們依這一頌、一頌的次第，而作一部一部經文的憶持（當時還沒有紙筆記錄），因此「後人偽撰摻入的」機會不高。但是後來陸續流傳的，不在這些祇夜之內，也不在依頌憶持的修多羅（sūtras）範圍內，這才出現了「四大廣說」及「佛語具三相」的檢核需求，以免被插入「後人偽撰摻入的」成分。

4.印順導師認可文殊菩薩同阿難結集大乘經的說法嗎？請參看導師的《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頁4-11）

如龍樹Nāgārjuna『大智度論』卷一〇〇（大正二五・七五六中）說：「有人言：……佛滅度後，文殊師利、

彌勒諸大菩薩，亦將阿難集是摩訶衍」。……

如元魏菩提流支Bodhiruci所出的《金剛仙論》卷一（大正二五・八〇〇下一八〇一上）說：「三種阿難，大小中乘，傳持三乘法藏」。……

《金剛仙論》所傳的結集說，與龍樹所傳的相近，卻更指定了結集的地點。阿難有三位，各別的傳持了三乘——大乘、中乘（緣覺乘）、小乘（聲聞乘）的法藏。

從大乘的見地說，阿難為菩薩示現；三阿難說，當然是言之有理。但在傳統佛教者看來，傳持不同的三乘法藏，而傳持者恰好都名為阿難，未免過於巧合！而且，結集的地點，不在人間，而在二個世界的中間，也覺得難於信受。

三阿難分別集出傳持說，中國佛教界普遍的加以引用……這幾部經，在漢譯經典中，都沒有三阿難的明確文證。……總之，從歷史的見地，問起大乘經在那裏結集，由誰傳持下來的問題，古人雖有所說明，卻不能說已有了滿意的答覆。

總上所述，印順導師的對話對象，是那些「不認可」這種傳說的人。即使他在個人立場上「認可」這些傳說，但這些傳說終究無從考證，而且不容易拿來說服「大乘非佛說論」者。因此導師

將這些傳說暫予擱置，而從前述四部大乘經與龍樹論的方法論，來看大乘經之為「佛語」。

倘若那些批印者要拿這套結集論，用來說服「不認可」這套說詞的「大乘非佛說論」者，那麼，舉證責任就在他們身上，請他們端出一套「考證」來吧！

您問：

六、您引印順導師文說：「《般若經》說空，主要是佛法的甚深義，是不退菩薩所悟入的，也是聲聞聖者所共的。《阿含經》說法的方便，與《般若經》有差別，但以空寂無戲論為歸趣，也就是學佛者的究極理想，不可說是有差別的。」

而《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初分無雜法義品》卷第378說：「……諸菩薩摩訶薩成就如是殊勝忍過故，超勝一切聲聞、獨覺。」《大般若波羅蜜多經・第二分實說品》卷478說：「……菩薩摩訶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時，不動勝義而行菩薩摩訶薩行，成熟有情，嚴淨佛土，證得無上正等菩提，轉妙法輪，度有情眾，令其永離生老病死，證得究竟常樂涅槃。」《大般若波羅蜜多經・第三分舍利子品》卷第481說：「……若菩薩摩訶薩修行般若波羅蜜多能如是相應，是為第一與空相應。舍利子！是菩薩由如是與空相應故，不墮聲聞、獨覺等地，

成熟有情，嚴淨佛土，疾證無上正等菩提。」《大般若波羅蜜多經·第三分善現品》卷第485說：「……此三摩地微妙殊勝廣大無量，能集無邊無礙作事，不共一切聲聞、獨覺。」《大般若波羅蜜多經·第十三安忍波羅蜜多分》卷第589說：「……菩薩乘人所有安忍亦觀色蘊乃至識蘊都無自性、無生無滅、無染無淨、無增無減、本來寂靜之所引發，是故菩薩所有安忍廣大、微妙、清淨、殊勝，過諸聲聞所有安忍。」

您看上述《般若經》所說空慧「也是聲聞聖者所共的」嗎？與《阿含經》「不可說是有差別的」嗎？

以上，已將您的引文，直接摘出與「大乘殊勝於聲聞」相關的重點，以免過於冗長。您問：這些「空慧」與《阿含經》「不可說是有差別的」嗎？導師於《中觀論頌講記》所述：

在通達性空慧上，大小平等，他們的差別，究竟在什麼地方呢？這就在悲願的不同：……

在這點上，表示了大小乘顯著的差別，一是專求己利行的，一是實踐普賢行的。

至於在見實相的空慧方面，只有量的差別，「聲聞如毛孔空，菩薩如太虛空」；而質的方面，可說毫無差別。

這段話是有所本的，其所本恰好就出自您所摘的那些《般若》系統經典。

類似的陳述在《般若》經中俯拾即是，您所引的只是其中一部分而已。

龍樹在《大智度論》中，遂針對《般若》經語，作了進一步的闡述：

復次，聲聞、辟支佛無慈悲心，無度眾生心，無淨佛世界，無無量佛法願，無轉法輪度眾生，亦無入無餘涅槃乃至遺法度眾生願；無有三世度眾生心：所謂菩薩時、作佛時、滅度時，非但以空行故，與菩薩等。

復次，二乘得空，有分有量，諸佛、菩薩無分無量。……又如毛孔之空，欲比十方空，無有是理！是故比佛、菩薩，千萬億分不及一。

問曰：涅槃是無量，何以言二乘所得有量？答曰：言智慧有分有量，不說諸法法性有量；不聞說大水喻耶？器有量，非水有量。

復次，量、無量，相待法，於凡人是無量，佛皆能量。爾所分是須陀洹，乃至爾所分是阿羅漢、辟支佛、菩薩，餘殘究盡法性是佛。

以上答畢您的提問。

在此，想補充談述，在回答您的第二問題時，我所提到的第1點：導師個人對大乘佛教，有無比的信仰熱情。

對於部分重要的大乘經，如般若系列經典、文殊系列經典、淨土系列經典、《華嚴經》與《法華經》的部類與集成，印公極為重視。而且這可說是他

畢生的信仰核心，例如：在《華雨香雲》一書之中有一篇〈雜華雜記〉，他以極大的熱情，談述《華嚴經》「入法界品」中的人物：

青年佛教所表現的佛教青年，是在真誠、柔和、而生力充溢的青年情意中，融合了老人的人生的寶貴經驗。這與少欲知足，厭離人間，生活謹嚴，為生死而痛恨的耆年佛教，是怎樣的不同！（頁157-159）

這就是他的大乘信念，所以寫起來特別充滿著強大的熱情，與他平素冷靜析理的風格，差異極大。

再舉一例：我曾寫過一長篇論文，認為應是「三乘究竟」比較合理，《法華經》的「一乘究竟論」有邏輯上的疑難。但他看完我的論文後，依然一笑表示：

「還是一乘究竟！」

也就是說，《法華經》的「一乘究竟論」，與「中觀」、「唯識」系統所宗本的「三乘究竟論」（主要來自《般若經》與《解深密經》），雖然都是大乘經，但是，印順導師選擇性地接受了《法華經》的「一乘究竟」。

就前所述，他既然相信了這些「佛語」，當然沒有舉證的義務，但是，他依然發心爬梳、比對了以上述諸經的版本差異，進而闡述諸經要義。以免那些聲稱「大乘非佛說論」者，咬住部分較為神怪的內容，就以偏概全地推翻整體

大乘經。

最後必須向您說明，我已嚴重耽誤了工作團隊的正常進度。其他公務與教學姑不論之，以下是有待我迫切完工的稿債：

1.我必須在這兩天看完兩本新書的pdf檔，寫出兩篇序文，5/13以前繳交，否則出版社原訂的出版日期，會被我延誤。

2.我必須趕一篇會議論文，好能於5/12交出，因為那是5/25召開的研討會，我不能耽誤他們編論文集，否則會開天窗，我會成為害群之馬。

3.我與澳洲Peter Singer教授合寫的新書（哲學與佛學對話）第二章，Singer教授還在等著我作最後定版，我必須在本月底前把它定版，以免Singer教授懸念太久。

因此，請容我於這封信回應您之後，暫告一段落。請您先把以上這八封您我之間的往覆函件發表於論壇上，以回應原初的批印者論。

至於您的後續問題，有兩個辦法解決：

1.您隨時致電給我，我會立即回應您。
2.等5/26研討會結束後，您再發函給我，將這些累積的問題逐項提出，我會樂意抽空一點一點作出回應。

敬祝

法喜無量

了斷生死輪迴之根

——性廣法師108年慈航堂佛學講座（一）

筆錄 | 鄭靜明 修潤 | 釋耀行

2019年3月29日，性廣法師應邀重返出家祖庭汐止慈航紀念堂，與睽違二十多年的師兄弟及所有常住師父分享這些年在外參學的心得。

位於大尖山山腰的慈航紀念堂，因供奉台灣首位肉身菩薩——慈航法師舍利而聞名，是許多佛教信眾瞻仰膜拜的聖地。回到三十多年前的出家祖庭演講，法師內心充滿著親切與喜悅。

一、斷除生死輪迴之根

學佛路上如何了達法義？怎樣來修行？法師說：我們學任何東西都要掌握以簡馭繁的方向，才不會被現象界的亂象所迷惑。例如：我們眼睛對顏色的感知，面對這麼多五彩繽紛的顏色，無論你從波長還是震動頻率來進一步分析，都可以將所感知的顏色歸納於紅、黃、

藍三原色。佛法也是如此，面對眾生種種的心念，我們也可以將它收攝在「三善根」、「三不善根」之中。

「根」的概念就像是植物的根，以瓶花為例，它不但離開泥土又被截去根部，所以無法長久存活。由此可知，生命的重要性在於有根。眾生為什麼會輪迴生死？其實就是因為我們有一個造業的根在不停的運轉。眾生的心有善根有惡根，無論遇到任何事情，大家都可以化繁為簡的將心念歸納為「貪、瞋、癡」與「無貪、無瞋、無癡」的三類狀態之中，這樣的善惡推理就是我們往後修行的簡易準則。

印順導師在《成佛之道》中提到眾生發心修學的三類根性，首先是發「增上生」心的人天乘法。人生最起碼要以「增上生」為目標，讓自己能夠保持在未來比現在增勝的正確方向上。但我



◀ 性廣法師出家祖庭慈航紀念堂位於秀峰山下，臺灣首位肉身菩薩——慈航法師，供奉於慈航紀念館中。

們從另一種角度觀察，世間相其實從來就沒有越來越好的情況，如同把植物種子種植在土壤裡，它一定經歷發芽、茁壯、開花、結果而後走向凋亡。所以從佛法的角度看待世間實相，不難發現植物的一生就是一個決定走向老化、枯萎和死亡的過程。

同理，我們的一生也是一個註定會走向老、病、死的過程。面對一個必定衰敗的人生，我們還期許自己要發增上生心嗎？這到底切不切實際？因此我們必須仔細思維，自己是不是能從必定衰敗的人生中找到一個不衰敗的原則。原來這個不衰敗的法則存乎我們的心念，因為無論面對好情境或壞情境，我們的心一樣可以保持快樂。

在「增上生」的修行過程中，初始我們要解決的可能是外在的環境問題，

最終要掌握的其實還是自己內在的心念。聞法趣入的方向除了發「增上生心」之外，在導師《成佛之道》中還有另外兩類修行方式，分別是發「出離心」的解脫乘法與發「菩提心」的菩薩乘法。

法師與在座師兄弟追憶當年慈航堂法會的點滴，部分師父總是能娓娓道出哪一年下雨、哪一年辦了多少桌，就連信眾們的電話號碼都能記得清清楚楚。而今我們的手機功能優越，可以鎖定聯絡人、來電顯示、自動轉接……我們不再需要記憶，結果是手機越聰明，我們越笨。而愚笨正是人類煩惱根源三惡根的癡根，在佛法的觀點中愚笨不是罪惡，愚笨代表危險，意味著一個人沒有能力將自己的生活過好，所以學佛要斷除癡根。

無癡的概念在佛法中就是覺性，佛法中的覺性有三類：第一種覺是最基礎的，稱為根本覺，主要對治眾生的三惡根，增長三善根，使大家能夠逐步徹底斷除生死輪迴；第二種覺是在根本覺的基礎上進一步充實，讓我們有能力領眾教學，就如同修習過師範體系的教育學程，才能夠逐漸覺知引領大眾的方法跟技巧，等同於聲聞、緣覺菩提。第三種覺是佛菩提，即修得無上正等正覺，而獲得自他圓滿。

除了上述三菩提的說法，另一種屬於十法界六凡四聖的三菩提論述：聲聞菩提、緣覺菩提、佛菩提。聲聞菩提的修行是藉由聽聞佛陀的教法而證入阿羅漢聖果、緣覺菩提則屬於無師自證的辟支佛覺者，而佛菩提是結合前兩者的覺性，在自證後還能兼具領眾的能力，是累劫修菩薩行的因，最終結出佛菩提的果。

二、勤修戒定慧、熄滅貪瞋癡

修行只要把握佛法根源，勤修戒定慧、清淨身口意、熄滅貪瞋癡，最後必定能圓證三菩提。我們要如何勤修戒定慧呢？法師說「戒」的概念其實很簡單，就如同「界」，是佛法最根本的言行標準。我們唯有讓言行舉止保持在一定範圍的界限中，才能不失人身，不

墮三惡道。佛陀初轉法輪時，僧眾道心真切，尸羅清淨，十二年中佛陀僅為無事僧說略教戒：「諸惡莫作，眾善奉行，自淨其意」。直到弟子開始有不如法處，佛陀才隨犯隨制，之後越來越多出家與在家戒律的結集，並非代表佛弟子越來越進步，種種戒律的規範其實是用來制約越來越複雜的人心。經典中說六道輪迴，表相上六道是天、人、阿修羅(三善道)跟畜生、惡鬼、地獄(三惡道)，其實全是業力在主宰，而業力委實根源於我們身、口、意造作的好壞。在此，「六道」是表相，「貪、瞋、癡」是根源，「戒、定、慧」是學科，所以學佛真正要修的是如何克服自己根性的問題。眾生的根性會透過他們的行為表現於外表相貌上，我們無法透視眾生的根性，但從表相上是可以略見端倪的。「戒」如「界」；它限制我們哪些言語不要說，哪些行為我們不可做，它的真諦是規範我們身、口、意的行止，保持在一定的德行界線內，是佛法的慈悲。

以佈施為例，如果從需要的角度著眼，我們每個人確實必須依靠物質來維持生計，信眾以無私之心來護持三寶，所謂「財進山門，福歸施主。」信眾供養完成而獲得佈施的福德，接下來出家眾捧起這碗飯到底該怎麼吃？「財進山門，福歸施主」這句話出自中國四大名

山之一的普陀山觀世音菩薩道場，講述觀世音菩薩以神通力救渡眾生，借此提醒佛弟子學佛不要貢高我慢執著於外相。故事從一位善士與他兒子到南海普陀山朝拜說起，為了表達誠意，善士準備了上等材料製做的一對百斤大蠟燭，準備獻給觀世音菩薩。上山後，這對百斤蠟燭在大殿燭台上只點了一會兒，就被香燈師父吹熄，換上其他香客的小蠟燭。善士心中悶悶不樂，於是帶著孩子啟程返鄉，沒想到途中兒子突發急症往生，他無奈的帶著孩子靈柩回府。回到家門口，出來應門的正是之前往生的兒子，善士又驚又喜，詢問之下才知兒子在普陀山走失，被一位慈祥的阿婆帶回家。此時大家立即打開運回的棺木，發現裡面竟然是供養觀世音菩薩的那對百斤大蠟燭，燭身寫著：「誠意不足，退還原處」。此時面對發呆的父親，善士兒子憶起慈祥阿婆所交代過的兩句偈：「前進三米，福歸施主」，原來是觀音慈悲顯靈度化。故事說完法師詢問大家：信施的供養，大家端起飯碗該怎麼吃這碗飯？是以三善根來吃；還是以三惡根來吃？

三、修行的第一步是不為惡

性廣法師在這第一節的小單元中，

先概論式的跟大家分析一下「根」的特性。原來修行的第一步是不為惡，如果我們連一點小小的惡都不讓它現形成為身口意，就能確保自己在生死輪迴的關鍵時刻，不會被牽引走向不好的惡趣。第二步，斷除根性，只要貪、瞋、癡根性在，遇境逢緣難免隨境再來輪迴。學佛長養一切諸善根，雖能確保我們在人天善處不墮惡趣，但善根不也還是一種根性嗎？人只要有根就無法避免輪迴，於是好的地方一再重複回來，這樣的人生有什麼意義？學佛的真正目的是要脫離生死輪迴，得到究竟解脫，因此我們修行的關鍵應該重於斷除根性，而不是一味的增長善根。

大環境中我們肉眼所見有根的是植物，所以法師在此以植物來做比喻。植物除了根，還有莖、葉、花、果實和種子。依佛法的因果律，我們從現象中去體悟生命的因果法則，可將一株植物的根、莖、葉視為因，花、果實、種子當作果；等待收成之前，一株植物必須經歷多少人為造作？具備累積多少因緣條件？最終我們才能獲得碩果豐收。好比之前慈航堂裡的一株蓮霧樹，當年它雖然結了滿樹的蓮霧，卻嚴重落果，而法師目前寮房邊的桃樹，儘管能結出桃子，卻個個發育不良。所以與其無所作為的停滯等待結果，不如先掌握好樹的



◀ 「四聖諦研修營」課程，性廣法師依「苦集滅道」四諦為綱，講授「離苦得樂」之道，包含觀念提撕與操作要領。（107.4.22 檔案照片）

根、莖、葉茁壯生長的因緣，我們才能收獲美好的果實。

誠然我們並不是為了來這裡照顧果樹的，出家就是為了豐收聖果。與植物生長同樣的原則，應用在我們想證聖果的修行上，在有根就無法離開造作的前題下，修行要如何入手？大家不妨先問自己都有什麼根性？都在往什麼方向造作？造作的結果在表象上呈現出什麼相狀？當所有因緣條件都具足時結果是必然的。根性如果不好就透過修行來改善，所謂英雄不怕出生低，我們不必追溯自己過去的因果，從人的過去、現在到未來，最重要的是能掌握現在跟展望未來。過去我們已無法更改，但面對每一個當下不都還是有過去跟未來？所以如果大家能夠掌握現在，不就更等於掌握了自已的未來；過去的根性可能不

好，但只要我們懂得如何修道，就能保持輪迴在最基本的人天乘道。

接著法師跟大家說一個故事，阿姜查尊者教化弟子的真實事蹟：有一回阿姜查尊者跟弟子說明天要外出，於是大家收拾好隨身行李，沒想到隔天一大早阿姜查卻宣布大家徒步前往，於是一路上弟子陸續將身上非必要的行李丟棄，直到大家身上的東西都丟棄得差不多的時候，阿姜查尊者這時宣布大家搭車。尊者到底要教導學生什麼？人的輪迴一次又一次，我們該帶什麼東西上路？這趟旅程弟子一定要放棄身上不重要的東西，生死關頭「萬般帶不去，唯有業隨身」，唯有身口意三業是我們可以帶走的。我們的人生已經花費了太多的時間在無意的事情上，修行人走到哪裡坐下來身體就是一本書，每一個念頭升起的



◀ 為期五天的「四聖諦研修營」，性廣法師全程授課。（107.4.22 檔案照片）

當下都先問自己：什麼才是最重要的？

法師憶起數年前與師兄性明法師斷食的經驗，經過二十多日的斷食，剛好有一位信徒拿了牛舌餅與甘蔗來供養，這兩樣食物的滋味讓法師一直難忘至今。人為什麼可以把這麼多的精力浪費在毫無意義的事情上，其實就是因為吃太飽了。法師再舉一個佛典故事：佛陀時代，有一位死囚獲得了一次頭頂油鉢過街的機會，如果油一滴不漏就可避免死刑，面對生死關頭，這個囚犯只專注頭上的油鉢，完全無心留意身旁的唱歌跳舞，最終走完全程沒讓一滴油漏出而逃脫死亡。如今我們走路可以有這麼多時間左顧右盼，原因就是心裡沒有道念，忘了自己根本的重要大事。

四、愚癡是無明造作的累積

有些人來投胎時只有無貪與無瞋之根，沒有無癡善根，所以修行會比較難突破。但是無論如何依於因果律的基本原則，愚痴也是被無明造作所累積出來的，所以不用追問過去，我們修行從現在開始無論遇到任何事情都不要生氣。但說起來簡單做起來難，遇到事情的當下我們總是要強辯，一定要回最後一句。如果遇到任何事情都能不生氣、不起貪心、不起瞋心，慢慢智慧就會開，事情就可以看得比較清楚。

目犍連尊者非常關心眾生的福利，有一次到天上詢問天人升天的原因。有天人說：我前世雖然經濟不是很好，但

只要我有一點東西都願意與他人分享。另一位天人說：我總是實話實說，從不花言巧語講誇大的話語。所以誠實、不妄語也可以升天。另外一位天人前世是位大富人家的幫傭，主人非常壞脾氣時常打罵她，但她從來也不生氣只是容忍，後來升天。法師說：上升天界其實非常容易，只要不瞋，所有大脾氣、小脾氣與亂甩脾氣通通不要讓它發作；不貪，不是你的東西不要拿，是你的東西簡單用多分享。其次是不妄語，講真話，也就是與無癡之根相應。

時間有過去、現在、未來，我們應該好好掌握現在，因為現在是果也是因。現在中有過去果與未來因，現在的好與壞會受到過去果的影響，如果現在被人妄語，表示過去沒有做好，是過去的惡因所招感的果報，我們只能照單承受，在因果面前謙卑的低頭。但承受的當下你的反應又會招感未來的果報，因此遇到不好的事要學習讓心念轉換。如何轉換？轉換的關鍵在於覺性與智慧的開發。讓自己從別人對我們的惡之中增長智慧，永遠告訴自己所有的過去都是好的，從失敗中得到經驗跟教訓來增長智慧，累積未來的福德資糧來支持我們繼續往前走。

我們學佛都有一段日子了，過去的已無法倒帶，法師勉勵大家改掉埋怨的習性，如果有人常來跟法師抱怨家人，法師一定不會同情他，因為話要聽兩頭，你最親的家人都埋怨，這樣的人還會好命嗎？正如一個不能肯定過去而一味埋怨現在的人，他的未來還會有好結果嗎？所以對於過去我們不要後悔，要常常懺悔把現在做好，只要現在好，未來沒有不好的，如果現在不好，表示過去不好，這樣我們的心就能夠安於現在。每個人長相不同，貧富貴賤都不一樣，但這並不妨礙我們正向思維，在任何結果的基礎上累積善的條件。

五、用一句佛號代替惡口

時間上有過去、現在、未來，在人與人的關係上就是上、中、下三種。你在哪個位置上？剛出家你就在最下方，這麼好的修行環境，如果遇到長輩給我們氣受，讓我們有不舒服的地方，你這個將對方變成自己長輩的因果，其實應該已經運轉了好一陣子。我們可以埋怨自己的父母、師長嗎？不要埋怨，因為父母是我們自己投胎的選擇。經典中佛陀來投胎時，父母必須福德具備某個

水準才能搭配上法王。因為是自己的選擇，所以在因果面前我們只能謙卑的低頭，遇到長輩發脾氣，做晚輩的要能忍辱。為什麼中華文化要我們孝順父母？孝順其實還可以分為色身、名身跟法身三個層面，中華文化中的孝順是奉養雙親，孝的是父母的色身。孟懿子問孝，子曰：「無違」，儒家的孝是讓父母有好心情不生氣，孝的是名身。在佛法中出家修道，不只自己解脫還帶著所有的家人一起解脫，是孝順父母的法身，此中唯法供養才是真正的大孝。

持戒規範我們那些事情能做，那些不能做，我們的果報都是自己的行為製造出來的，因此遇到事情，我們的嘴巴是不是可以忍著不罵人，師父教大家凡事就唸阿彌陀佛，生氣時你就說對方你實在很阿彌陀佛，如此你就可以不惡口，將所有的瞋念都化為一句阿彌陀佛，在佛號的無量光、無量壽中，慢慢把自己惡口的業習改掉。

對治了口業，心中惡念又該如何化解？首先要努力修習禪定，禪定功夫讓我們遇到任何事情都能定下來不起煩惱，但就像蓋鍋蓋，壓力太大會悶燒，所以並不圓滿。須進一步修智慧，內容包括修法性、觀法相、觀因緣，觀因

緣讓我們明白今天為什麼會遇到這樣的情況，在因果律中事情都不是今天才發生的，所有現象其實都在三世因果中。有位老師查看因果後告知學生他的前世是小偷，這讓學生非常不高興、不以為然，但畢竟是過去世。被老師一講，學生的心也被震撼，就開始觀察自己，結果發現自己有一些很奇怪的習慣，比如喜歡走後門，對開鎖技術很內行等等。人與人相處投緣或不投緣都不是沒有原因的，我們所遇到的人事物都跟過去的緣份有關，過去其實並不重要，在過去的基礎上我們要給未來製造好的條件，所以學佛要能把握現在，展望未來。

學佛修行是不是很容易，培養三善根，勤修戒、定、慧，讓戒規範我們哪些事要做，哪些事不可為，除了戒學還必須修習禪定，禪定功夫讓我們開發智慧覺知因緣，覺知因緣就能對一切所呈現的果報了然於胸，最後修智慧斷煩惱得解脫，這就是修行。離開這些年後重回慈航堂，看到前任住持投入道場建設的用心，以一人之力帶大家建造這麼莊嚴的道場，性廣法師勉勵常住師父們應懷著感恩心，讓道業更上一層樓。祝願大家在佛法的智慧中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阿含之邀》自序

編著
——
界定



▲ 作者 界定法師

編按：

《阿含經》作為南北傳佛教共宗經典，在佛教史上佔有極其重要的地位。但因其經典繁多，體系龐大，很難全面把握要領。界定法師，任教於中國佛學院普陀山學院，研習阿含十餘載，因教學需要編撰了《阿含選讀》作為教材。該書最後正式定名為《阿含之邀》（An Āgama Sūtras Primer）。

昭慧法師評價此書：「架構嚴謹，概論內容業已照顧全域，連『與菩薩法的思想對照』也都納入。對阿含文獻的基礎知識要言不煩，且關注學界研究結論，這不但是真正的『阿含導讀』，其中『與菩薩法的思想對照』，本身就是一篇甚有學術成就的論文。」

經作者授權，本刊將陸續轉載其中部分章節以饗讀者。

作為早期佛教經典的代表，《阿含經》為南傳、北傳及藏傳佛教所共宗。北傳稱為《阿含經》，南傳稱作《尼柯耶》，雖然在經目排列及對應經典方面有所差異，主體部分卻基本一致。《阿含經》有四部，唐玄奘譯本《難提蜜多羅所說法住記》參照南方上座部所傳《五尼柯耶》的分法，也說有第五《雜類阿含》，不過通常以此類經典為雜藏，列在經律論三藏之外。據各種廣律的記載，釋迦佛涅槃之後，其弟子們就根據當時的情況，逐步結集了《阿含經》。

《四阿含》的分別編纂，主要依據於所收經典篇幅的長短以及形式上和法數的關係，同時也照應到各經所說的義理及其適用的範圍。《長阿含》篇幅最長，《中阿含》篇幅適中，《雜阿含》各經的篇幅短小，《增一阿含》各經大都和法數有關，從一到十或十一順序編次。

《四阿含》的中國譯本是從東晉末年到南北朝初期短短的五十年中間陸續譯出。《中阿含》（384）和《增一阿含》（385）譯出最早，《長阿含經》其次譯出（413），《雜阿含經》最後譯出（435～453）。至於《四阿含》中各經單本，從後漢到北宋，歷代都有翻譯，

現存的有130餘種之多。

從中國譯本所見《四阿含》的結構，沒有一種和相當的南方上座部傳本《尼柯耶》完全相同。其中最為接近的是《長阿含》和《長尼柯耶》，其次是《雜阿含》和《相應尼柯耶》，再次是《中阿含》和《中尼柯耶》。差別最大的是《增一阿含》和《增支尼柯耶》：

《增支尼柯耶》凡十一法，1111品，約2300經；《增一阿含》雖然也同是十一法，但區分五十二品，則極簡略，又所收472經中和《增支尼柯耶》相同的135經，不足三分之一。

印度舊有的《四阿含》注書，都已無存。現只從中國譯本中見到注釋《增一阿含》的一種，即後漢末（147～220）失譯的《分別功德論》五卷。它只注解了經文從〈序品〉到〈弟子品〉的過半，並非完本。另有鈔集四《阿含》中法相而以「三分法」編纂便於記誦的《四阿含暮鈔解》一種，二卷。此書係賢胄部世賢所抄，眾軍所解，苻秦時鳩摩羅佛提等譯。其異譯本有《三法度論》三卷，東晉時僧伽提婆譯。此外，唐代玄奘法師譯《瑜伽師地論》卷八十五至卷九十八〈攝事分〉引用的《雜阿含經本母》以及同《論》卷

十七、卷十八〈思所成地〉引用的《雜阿含經》伽陀舊解，都可看成比較完備的《雜阿含》注書。還有同《論》卷八十三、卷八十四〈攝異門分〉，則為解釋《雜阿含經》中異門法相之作。

印順法師在《佛法概論·自序》中說：「關於佛法，我從聖龍樹的中觀論，得一深確的信解：佛法的如實相，無所謂大小，大乘與小乘，只能從行願中去分別。緣起中道，是佛法究竟的唯一正見，所以《阿含經》是三乘共依的聖典。」

有關四阿含導讀性類書籍這些年出版了不少，例如由談錫永主編、黃家樹導讀的《雜阿含經導讀》早在2007年業已出版。我國台灣地區佛教界和學術界在阿含研究方面頗有建樹，首屈一指的當推印順導師，老法師對阿含涉獵之廣、研習之深可謂空前，其中《雜阿含經論彙編》、《原始佛教聖典之集成》等諸多宏作，令人歎為觀止！印老在筆耕之餘，培養後學亦不遺餘力，其座下大師輩出。除印公外，楊郁文居士的《阿含要略》、林崇安先生的《雜阿含經要義》、莊春江居士的《阿含經故事選》、《雜阿含二十講》、《中阿含十二講》、《阿含經隨身剪輯》等系列

著作，都是研究阿含的重要參考資料。此外，台灣南華大學的黃國清教授、玄奘大學的昭慧法師，皆是研究阿含的方家；而「台大獅子吼佛學專站」有《阿含藏專案系列表》，對四部阿含的每一部經典均有著詳細的注釋和闡解，可謂學習阿含經的良師益友。

迄今為止，中國內地已有佛教院校達五十餘所，各地的佛學研修班更是數不勝數。有不少佛學院、佛學研究所、以及居士修學社團都相繼開設或正準備開設與《阿含經》有關的課程。由於四阿含經典繁多，體系龐大，很難全面把握要領。因此，授課法師（老師）們大多採用自編講義的形式開設此門課程。這些講義中有的已初步形成體系（例如閩院編的《阿含經選讀講義》、戒幢佛研所梁躋繼老師編的《阿含選讀》等），然大多數皆是隨講隨編，並沒有形成體系和標準化，因此在次第性、系統性和難易度把握方面似有待提高。

說來慚愧，本人雖然研習阿含十餘載，然對阿含仍是一知半解。但即便如此，本人還是很想編一本類似於教材性質的阿含選讀。2019年6月，我開始嘗試編寫，到8月初，初稿基本成形，並先行印刷了200冊交由佛學院的學生們試用，

在此基礎上廣泛徵求修改意見。2020年春節前後，我將文稿再次進行一番校改，計畫交由宗教文化出版社正式出版。本書原名打算叫《阿含經選讀》，然總覺得「選讀」總不免落入俗套。後徵求了相關專業人士意見，將本書正式定名為《阿含之邀》（An Āgama Sūtras Primer）。“Primer”一詞，本身就有「入門書」、「初級讀本」之義，這樣定名，既突出了教內僧俗研讀，也兼顧了教外讀者的概覽。

這本《阿含之邀》共有十章，計六十二個小節。第一章〈導論〉，六節；第二章〈根本教義——緣起法〉，七節；第三章〈三法印〉，六節；第四章〈教學總綱——四諦〉，四節；第五章〈世間苦集〉，六節；第六章〈入道方便〉，七節；第七章〈法門實踐〉，三節；第八章〈功德受用與證果〉，七節；第九章〈與菩薩法的思想對照〉，七節；第十章為〈居士教育概論〉，九節。在各章節的結構安排上，每章前有「本章導讀」，每節中分別安排了「本節提要」、「課程要求」、「經典選讀」、「對應經典」、「經典解析」及「複習思考」等六個方面內容，力爭做到選典精準、注釋到位、分析扼要、難

易適中。在「複習思考」的設計上，兼顧義理與實踐的統一，並側重引導學生的獨立思考能力。

（下略：作者致謝部分內容）

印順法師說：「佛法，是理智的德行的宗教，是以身心的篤行為主，而達到深奧與究竟的。（中略）佛法流行在人間，可能作為有條理，有系統的說明，使他學術化；但佛法的本質，決非抽象的概念而已，決不以說明為目的。佛法的『正解』，也決非離開『信』『戒』而可以成就的。『法』為佛法的根本問題，信解行證，不外乎學佛者傾向於法，體現於法的實踐。」（《佛法概論·自序》）因此，我也表達出與印順老法師相同的願望——

「我願意讀者，本著這樣的見地去讀他！」

界定

2020年3月

信仰與生命的探索

——侯坤宏教授訪談錄

訪談時間 | 109年2月29日

訪談地點 | 侯教授新店寓所

採訪 | 釋明一

撰稿 | 張沛寧

修潤 | 釋耀行



▲ 侯坤宏教授接受本刊專訪。（109.2.29）

侯坤宏教授，1955年出生於台灣嘉義，國立政治大學歷史系博士，曾長期任職於國史館，現已退休，仍繼續從事近代佛教史、戰後台灣史相關領域之研究。著有《印順法師年譜》、《真實與方便：印順思想研究》、《研究二二八》、《仁俊法師學譜》、《浩劫與重生：一九四九年以來的大陸佛教》、《流動的女神：觀音與媽祖》、《太虛時代：多維視角下的民國佛教(1912-1949)》、《論戰後台灣佛教》等專書。

一、思想的啟蒙

我在讀碩班、博班的時候並沒有特別接觸佛教史，當時專注於近代的經濟社會史。念大學時，就對哲學思想非常有興趣，也接觸了一點佛教思想的皮毛，可惜緣分未到不曾深入。研究近代經濟史的過程中我開始反思，若是一輩子研究經濟史，到最後會感覺很無聊，且無法解決生命問題，因此在考上博士班後，開始準

備研究近代漢傳佛教史，希望能透過研究解決信仰與生命問題。

從小我隨著長輩拿香跟拜，和大多數華人一樣，屬於一般的民間信仰，後來漸漸接觸到真正的佛教系統，開始尋覓可以研究的題目，發現近代較有思想深度的人物就是印順導師。慢慢透過閱讀導師的著作，將過程中的研究心得集結成冊，出了兩本書，一本為法界出版社出版的《真實與方便：印順思想研究》，另一本是國史

館所出的《印順法師年譜》，有這兩本書以後對於印老的思想較能掌握，也建立起個人（判斷）研究近代史的方式和角度，也較能精準地掌握如何針對近代佛教提出想法。沿著印順導師的思想，向上溯源進一步研究太虛大師，前（2018）年就由政大出版社出版了一本有關民國佛教史研究的專書——《太虛時代：多維視角下的民國佛教（1912-1949）》。回頭統整過去一二十年的研究，會發現我是透過印順導師的思想來看整個近代佛教史，以此做為標準將歷史和思想結合起來談，才能看見其中的脈絡與深度，並找出自己思想的定位。

二、萬壑爭流的「人間佛教」

「人間佛教」思想源自太虛大師，太虛大師認為：佛說法其動機雖普為一切眾生，然而主要的說法對象仍在人類，佛所說的一切學理和道德都是離不開人間的。太虛大師主張的人生佛教，並不是叫人離開人的立場去做神、做鬼，或都到寺院山林裡去做出家人的佛教，而是以佛教的道理來改良社會，促使人類進步，改善世界的佛教。印順導師受到太虛大師的啟發，結合研讀《阿含經》和廣律的體會，強調：在佛教中雖有不同的佛陀觀，但正確的佛陀觀到底是佛在人間，即人成佛；人類學佛只是依於人的立場，善用人的特性，不礙人間正行，而趨向於佛性的完



▲ 侯坤宏教授攝於書房。（109.3.15）

成。中國佛教末流有流於死鬼的偏向，印度後期佛教則趨於天神混濫，因此印順導師特別提出「人間」二字以對治之。

在太虛大師、印順導師的啟發下，台灣出現了佛光山、慈濟功德會、法鼓山三個與「人間佛教」有關的大道場。星雲法師認為釋迦牟尼佛是人間佛教的創始者，六祖惠能、太虛大師都是提倡者，人間的佛陀其所展現的六項特性包含：人間性、生活性、利他性、喜樂性、時代性、普濟性；並認為五乘共法、五戒十善、四無量心、六度四攝、因緣果報、禪淨中道都是人間佛教，按照星雲法師的看法，人間佛教的定義變得極為廣泛。證嚴法師的慈濟功德會屬於人間佛教的實踐，證嚴法師承接印順導師「為佛教，為眾生」的六字心

法，但相較於印順導師著重佛教義理的探索論述，證嚴法師較專注於佛教信仰的入世實踐，一個較重「為佛教」，而一個較重「為眾生」。法鼓山的理念是「提升人的品質，建設人間淨土」，聖嚴法師開創了當代台灣四大道場之一的法鼓山，主張每位參與法鼓山活動的成員，都是建設人間淨土的建築師，且在印順導師圓寂後撰文悼念，在思想上並不諱言受到印順導師的啟發。

人間佛教到底是甚麼？這一命題恐怕連佛教專業研究者都難以說清，因為從人間佛教名詞的提出到人間佛教的驗證與創設過程中，存在著許多的不確定性，所以人間佛教內涵的賦予會因人而異。在我的看法裡，整個佛教界甚至專門研究佛教的學術界人士，也常常將這些概念混在一起，造成觀念上的混淆。我們並不否認佛光山或慈濟的貢獻，但是若以做學術研究的嚴謹標準來看，我會從太虛大師和印順導師的法脈切入，才能看見深度較扎實而完整的論述。

三、走在實踐信仰的道路上

我透過閱讀印順導師的著作，了解如何成為一位真正的佛教徒，更進一步了解如何成為一位佛教研究者，印順導師的思想讓我對信仰更有信心，知道要怎麼做才是走在實踐信仰的道路上，過去、現在、

未來，我都很清楚，如何深入佛法，這樣的深入令我的信仰更加圓滿。

我十分鼓勵佛教徒深入閱讀印順導師的著作，且不能只讀片段，導師的思想是一貫的、全套的，最好能夠全部都讀，才能精準地掌握擇法的標準與脈絡。如何正確理解漢傳佛教？如何看待印度佛教？我們可以透過研讀印順導師的著作，一步一步引導著我們來學習，也可以說，我是從導師的著作裡，發現研究佛教史的一些竅門。舉例來說，我們能從印順導師的印度佛教史，看到對印度佛教的法義抉擇，領略如何採擷初期、中期、後期佛教中最精華的部分；同樣的擇法標準，亦能用在中國佛教史、民國佛教史、戰後臺灣佛教史、一九四九年以來的大陸佛教之觀察與研究之上，導師著作中給出的尺模十分明確，不會讓你有模糊猶豫偏離走入外道的空間。印順導師研究佛學上的批判精神，雖為招來堅持舊框架者的不滿，卻也讓後世的研究者能更清楚的看見佛教思想的樣貌，以此更堅定自己的信仰。

印順導師讓我相信，透過對佛教史（包含義理方面）的深入研究與理解，亦能開發智慧，彰顯佛法之特質。我目前規劃要做印順導師的年譜增訂本，也想寫一部比較詳實且富有學術性的《印順法師傳》；把近幾年來對印順學的研究集結成書，接著做太虛大師與民國時代的佛教史研究，希望能再深入這些領域的研究。我

關心的是我們目前之「當下」以及不久前（聚焦在近百年來）的佛教樣貌，這一階段的佛教歷史，在歷史長河上可能時間並不長，但要深入探討就要花費很多心力和時間來整理、思考，一旦將這些內容整理成一個清楚的系統，便能造福未來的學佛者。

作為一位學者，其學術成果乃為其一生的最終見證，這是我對自己的期許與定位，也是未來努力的方向。這些體認與想法，可以說是得自於印順導師思想的啟發。

四、「深觀廣行」傳播印順導師思想

2016年底的大陸批印事件，我們要特別留意主導批印事件這群人的後續動作。幸好中國有一些學者、法師敢站出來發聲。在台灣，《弘誓》雙月刊特別出了一期專刊「內門內行，外門外行的『批印』風潮」，即時破斥批印事件幕後指使者，將言論的風向導正過來。這些批印事件的主導者仍在檯面下動作頻頻，包含流通一些書籍著作、研討會等，藉由這些批印的會議著作達到宣傳自己寺院、道場的效果，整個利益結構十分複雜，背後甚至有些政治考量，包含統獨、民族主義，試圖把中國佛教與台灣佛教區隔開來，並取得思想正統的地位。他們雖然不敢在台灣做這些事，但在中國仍有不少法師、學者支持，這些聲音不會徹底寂滅，我們需要

時時注意，知己知彼，並提出澄清。

我們很難攬統的討論所謂大眾的感受，有的人只是聽過導師的名字，對他的思想理念並不清楚，有的人略有研究便拿著雞毛當令箭，到處大放厥詞，隨他的意思任意批評，但他理解的印順學可能也只是片段。若從我過去的經驗來看，對岸有部分信徒私底下弘揚印順導師的思想，但仍十分少數，畢竟對岸的佛教環境比起台灣更為複雜，導師著作全集的流通也不普遍，要能廣為流傳仍有一定的難度，即使有心想推廣，也不能太張揚。很多時候我們不去考慮這些複雜的問題，而是謹記自己訂下的目標，作為一個研究者我要做些甚麼，目標確立之後努力把它完成，至於後續會有多少人來看我整理的著作及研究成果，就不去想太多了。即便在台灣佛教界，完全認同導師思想的也不多，我們只能慢慢做、持續堅持下去。

《大智度論》中說「深觀廣行」，我們可以用這樣的方式傳播印順導師的思想，首先是深化，根據每個人對思想面向的興趣，引導研究者的研究議題，讓更多人認識、並做更多的研究。過去有人質疑導師的思想偏向理論派，較少執行層面的實踐，我個人認為不能要求一個人十八般武藝樣樣精通，每個人都有他的侷限性，導師的身體不好，他能將龐雜的理論整理出如此清楚的系統，讓我們可以循著思想的脈絡深入了解佛教已經很了不起，如

何將理論實踐在我們的生活中，那就是修行在個人了。換個角度來說，有能力研究思想的人是少數，研究的有系統、有成就的更是鳳毛麟角，這就是印順導師的難得與重要性，我們更應該積極地將其發揚光大。我很讚嘆弘誓這一二十年來持續不斷地舉辦「印順導師思想」研討會，提供一個平台讓研究者可以針對導師思想，提出各個面向的議題並加以深化，累積下來就會有很不錯的成果，也起了到宣導導師思想的效果。

接引佛法初學者，首先了解初學者的入門動機，順著他的問題回答，不可一廂情願的傾囊相授，搞半天卻沒有回答到對方的生命問題。我最近在讀西洋哲學，從柏拉圖的哲學脈絡回溯到蘇格拉底，蘇格拉底引導學生思考的方法被稱作「精神的接生術」，我們談如何弘傳佛法時，也可學習這種態度，我們是引導信徒走上菩提正道，而不是拖著他往前走。弘誓學院每年都有辦青年營，這就是一個很好的接引契機，去揣摩這年紀的青少年有哪些需求，他們的思維脈絡為何？所以一個宗教師或佛教徒應該對社會的脈動非常熟悉，覺察對方喜歡甚麼，像青少年或許會對動漫有興趣，我們就可以去思考如何把佛學思想跟動漫文化結合，若只是像佛學院上課，那對青少年來說就有些生硬，很難引起他們的學習動機。



▲ 侯坤宏教授攝於書房。（109.3.15）

另一方面我們談如何廣化普及印順導師思想，弘誓學院每次舉辦研討會本身就有這樣的效果，每次舉辦都能吸引至少兩、三百人參與聆聽，日積月累下來的影響力非同小可。同時還發行《法印學報》、《玄奘佛學研究》等，談的議題不拘限在導師思想，結合性別、動物權益等，吸引更多更廣的受眾注意到這個思想系統，把整個「印順學」堆疊的更厚實寬廣。早期宏印法師出了一本《如何閱讀妙雲集》，把到各大專院校演講的內容集結成集，也有很好的推廣效果。然而要談印順導師的思想，光看《妙雲集》還不夠，還要涉獵《華雨集》、《永光集》，以及《印度之佛教》、《原始佛教聖典之集

成》、《說一切有部為主的論書與論師之研究》、《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印度佛教思想史》等專書；針對「印順學」能做的研究還非常多，值得從不同問題深入探究。印順導師的書對於初學佛學的人來說難度有點高，若有人能寫出入門導讀的專書，接引更多學佛者走入「印順學」的思想，成效也會不錯。或是鼓勵初讀印順導師著作的人，先從他的傳記入手，《平凡的一生》用字淺白有趣，但背後卻蘊藏很多深度意涵。我自己也打算在未來將印順導師的年譜和傳記做一個更全面的整理，協助更多人認識印順導師。

五、學術研究與信仰的建立

綜觀我過去的學術生涯，在口述歷史上花了很多時間，大概出了二十本口述歷史專書。一開始是國史館館長張炎憲鼓勵我們投入台灣史的研究，我便投入有助於研究「台灣佛教」的「台灣當代佛教人物」的口述歷史，一方面這本身是工作的一部分，另一方面正好也在準備做台灣佛教史地整理，口述歷史的內容成為我資料蒐集的一種方式。現在回頭看才發現，我們留下了很多珍貴的史料，畢竟這些受訪的大德許多年歲已高，如今也走了大半，現在要再來做這些資料蒐集，難度就更高了。我們不能小看這些累積，任何佛教團

體都應該主動將住眾的基本履歷、背景、專長等記錄下來，每個人在道場裡都有他的重要（特殊）性。我們研究近代佛教史有一個大問題，就是對於僧人的生平並不清楚，也很難溯源，因為大家都不重視將這些歷史足跡記錄下來，十分可惜。因此我很鼓勵大家主動為自己留下一點甚麼，寫寫日記也是一種紀錄，不要小看自己的歷史定位，時間不斷往前走，既然無法知道未來的事，就更應該將當下記錄下來。

有些人把佛教的學術研究和自己的信仰修行完全分開，但我不這麼認為，我並不只為了寫文章或做研究而深入佛學，兩者之間應該相輔相成，要有正知正見才能走在修行的正道上，佛教的思想理念禁得起考驗，深入探究之後的修行才不會流於迷信；另一方面來說，學者研究同時保有對佛教的信仰，也能讓自己的修持更上一層樓，甚至提供更多研究的動力，形成一種對信仰的使命感。我曾寫過一篇文章談民國四大高僧，探討印光、太虛、虛雲、弘一對修行的看法，從這些高僧的修行可以看見，修行與佛學研究結合在一起，絕對能夠相得益彰。另外我也寫過一篇〈「研究佛學」與「信仰佛教」〉，強調；「研究」有時候就是一種「實踐」，也就如同印順導師所提示的——「信仰與理性相應，信智合一」，這就是佛法的一個重要特點。◎

佛教弘誓學院—109年度活動異動啟事

活動名稱	原定活動日期	更動日期
INEB國際青年菩薩培訓計畫	5/18-31	10/3-16
第十八屆「印順導師思想之理論與實踐」國際學術會議	6/6-7	11/14-15
第十一屆「開心一夏兒童營」	7/3-5	取消活動
第九屆「觀自在青年成長營」	7/7-11	取消活動
《瑜伽師地論》專題講座	7/12-19	取消活動
「印度佛教思想史」專題講座	7/20-29	7/1-10
「大學動保社團連線年會」	7/25-26	取消活動

佛教弘誓學院—暑期弘法講座通啟

「印度佛教思想史」專題講座

課程簡介：介紹印度佛教之起源與發展，中間的流變，乃至最後的衰弱滅亡。

教師：悟殷法師

上課時間：109年7/1～7/10（農曆5/11～5/20），每日五堂課，每堂課50分鐘。

必備教材：印順導師著《印度佛教思想史》，正聞出版社。

報名截止：109年6月23日

■上課地點：佛教弘誓學院

■報名方式：

- 1.線上報名，請至「佛教弘誓學院」網站下載報名表。
- 2.以電話、郵寄或傳真方式，向本院秘書室索取報名表，並於限期內寄回。
- 3.全程參加者優先錄取，非全程參加列為備取名額。

■備註：

- 1.因赴本講座而需在本學院住宿者，或因報名聞法而擬於本院安居之僧眾，敬請於報名表中註明，以方便本院安排膳宿等相關事宜。
- 2.住宿期間，須隨眾早、晚課誦、靜坐、出坡。
- 3.因應中央流行疫情指揮 中心防疫政策：
 - (1)為維持社交距離，將於空間寬大之無諍講堂授課，報名人數限額100人。
 - (2)上課前須量體溫，聽講期間請戴上口罩。

佛教弘誓學院——二〇學年度聯合招生啟事

研究部第二十八屆、專修部第二十一屆

- ◆指導法師：昭慧法師 院長：圓貌法師
- ◆教育理念：研習印順導師思想，提倡智慧、慈悲、勇健之菩薩精神，推展解行並重且契理契機之人間佛教。
- ◆教育目標：戒、定、慧三學兼備，漢、藏、南傳教理並重；以養成心胸開闊，深思篤行，關懷人間之行者為教育目標。
- ◆學制特色：1.每月集中上課，以兼顧道場職務與學業進修；修課期間，可通勤往返。
2.專修部——三年畢業；每月集中上課四天。
研究部——採學分制；每月集中上課一至四天。
3.本院已與玄奘大學宗教學系合作，學眾若入玄奘大學宗教學系、所或學分班就讀，已修相同科目得於入學後申請抵免學分。
- ◆報考資格：（一）僧眾，或有心修道之信眾。（學雜費全免）
（二）專修部不限學歷。
（三）研究部：1.曾於佛學院修滿六十學分以上之佛學專業科目。
2.大專以上學歷（錄取後須補修四門專修部課程）。
- ◆本期課程與師資：
（一）研究部：（至少選修一門，每一門課程須滿20人方纔開班。）
 - 1.俱舍論
 - 2.大智度論
 - 3.日文
 - 4.妙雲集研究(二)
 - 5.妙雲集研究(一)
 - 6.宗教倫理學
 - 7.「部派佛教」專題講座（暑期開設）
 - 8.「瑜伽師地論」專題講座（暑期開設）
（二）專修部：（課程皆必修）
一年級：（每一門課程須滿30人方纔開班）
 - 1.基礎佛學2.佛門儀軌與佛教戒律學3.佛教經典導讀4.禪學概論
二年級：
 - 1.佛教哲學2.妙雲集(一)3.印度佛教史4.中觀哲學

三年級：

1.宗教倫理學 2.妙雲集(二)3.中國佛教史4.唯識哲學

◆本期師資陣容：

昭慧法師、悟殷法師、圓貌法師、見岸法師、黃運喜老師、劉嘉誠老師、真聞法師、
心住法師、自憲法師、地寬法師、妙玄法師、德涵法師、真啟法師、德憶法師、
智永法師、明一法師、耀行法師、心皓法師、唐秀連老師

◆考試日期：110年5月15日／佛教弘誓學院

◆報名日期：即日起至110年5月7日止

◆報名手續：請寄回郵信封函索簡章、報名表，或於弘誓網站採取線上報名。線上報名者
請將600字以上自傳以e-mail傳遞，並儘速另行郵寄學歷證件影本、佛學院成績單影本(研
究部)、最近兩吋照片2張。郵寄佛教弘誓學院秘書室：

地 址：32850桃園市觀音區新富路一段622巷28號

電 話：(03) 498-7325

傳 真：(03) 498-6123

網 址：www.hongshi.org.tw

電子郵件：hong.shi@msa.hinet.net

◆入學考試：(一)專修部：作文、面談。

(二)研究部：佛學思想

(含印、中佛教思想史、《成佛之道》、《佛法概論》)、作文、口試。

(三)110年5月下旬，榜單公佈於弘誓學院網站，隨後寄發錄取通知。

招 生 日 期 異 動 啟 事

敬告諸讀者大德：

因「新型冠狀病毒」疫情愈發嚴峻，為防止群聚感染，本院配合政府之防疫政策，暫停上課一學期(109/3-6月課程，延至109/9-12月)，因此原109學年度招生順延至110年5月招考。

佛教弘誓學院 謹啟

玄奘大學宗教與文化學系

一〇九學年度招生啟事

- ◆擔任寺院住持、團體領導人或高階主管達5年以上，可依教學卓越大學特殊報考資格，直接報考研究所，獲取碩士學位。
- ◆佛學院進修3年以上，可報考學士班，獲取學士學位。
- ◆僧眾可申請助學金，每學期5萬元。

■報考日期：

	簡章公告	通訊現場報名日期	考 試
學士班 (單獨招生)	108/12/25	109/01/14 - 05/15	109/05/23
碩士在職專班	109/03/16	109/04/13- 05/08	109/05/23

■系所特色

1. 擁有跨文化而多元視角的師資與課程。
2. 佛教學、「動物倫理」與「性別倫理」之教學、研究甚具口碑。

■學士班之實務課程

1. 有「宗教文化旅遊學分學程」，輔導學生考取導遊、領隊證照。
2. 有「禮儀文化模組」課程，輔導學生考取喪禮服務丙、乙級證照。
3. 有「樂活文化模組」課程，輔導學生考取傳統整復推拿證照。
4. 有精彩的「樂活養生」與「禪觀修持」課程。

■碩士班與碩職班之課程分流

1. 碩士班之課程設計，以培養「宗教學」與「佛學」之教學、研究人才為目的。
2. 碩士在職專班之課程，格外重視「樂活養生」與「生命智慧」。因此推出理論與實作並重的「正念抒壓與宗教養生」系列課程。

本校榮獲教育部教卓計畫補助，獲准增列「專業領域卓越成就表現」報考資格，廣為選才。

■大學部

◆一般報考資格：凡高中、高職以上畢業或符合入學大學同等學力認定標準者。

◆特殊報考資格：

1. 曾擔任宗教或文化團體、非營利組織或非政府組織之職務達5年以上，工作績優且受到主管推薦者。
2. 曾在佛學院、神學院或道學院進修3年以上，總成績達80分以上者。

■碩士班與碩職班

◆一般報考資格：於教育部認可之國內外大學校院畢業，取得學士學位及具同等學力報考資格者。

◆特殊報考資格：

1. 曾擔任宗教或文化團體、樂活產業、生命禮儀、NGO、NPO之領導人或高階主管職務達5年以上，且其所領導之機構或部門卓有成就者。
2. 曾從事宗教學術或宗教文化研究、樂活產業、生命禮儀、文藝創作、展演、編輯出版等相關性質之專業性工作5年以上者。
3. 曾發表或出版宗教學術或宗教文化研究成果，或曾發表宗教文學創作專書，經本系送專業審查，確認具有特殊造詣或成就者。
4. 學術研究成果曾發表於優良刊物，或獲有國際級、全國級專業獎項者，其專業工作年資得酌減。

【備註】碩士在職專班學生可採用「技術報告」替代碩士論文。

◆相關招生簡章陸續公告於本校招生處網頁。

◆獎助學金：

1. 凡僧眾報考者得申請弘誓僧伽助學金，每學期5萬元。
2. 一般生可申請校內外獎、助學金，還有各種工讀機會。

◆報考諮詢專線：（03）5302255轉4201

109.1.16

■上午十時，昭慧法師與INEB秘書長Somboon Chungprampree、游祥洲教授、INEB青年菩薩營專案助理王立渝居士會面，討論今年5月第二度在弘誓舉辦的國際青年菩薩營議程與課程表。秘書長Somboon Chungprampree也向法師確認至泰國曼谷、緬甸仰光演講的行程細節。

■十一時，華東師範大學趙東明教授陪同邱立波教授來訪昭慧法師，邱教授非常敬愛印順導師，長期研讀導師著作，對導師的中觀思想特感相應，與法師相談甚歡。



今日上午，INEB的Somboon Chungprampree（右一）、游祥洲教授（右二）與王立渝居士來訪；同時華東師範大學趙東明教授（左一）陪同邱立波教授（左二），蒞院拜訪昭慧法師。

■中午，昭慧法師與到訪客人共進午餐，隨即趕赴玄奘大學，與林博文前副校長晤談有關中國語文學系博士班復招課程事宜。

109.1.19

■中午，弘誓學眾至玄大雲來會館用餐。「三藏阿嬤食堂」自本月3日於雲來會館開始試賣蔬食餐點以來，受到很大的迴響，常住學眾趁寒假空檔，全體前往捧場，品嚐異國蔬食料理。午餐後，圓貌法師率6位學眾與阿芷闔家，到附近的青青草原踏青。昭慧法師偕德發、彩虹前往台中。



常住學眾至玄大雲來會館的「三藏阿嬤食堂」，品嚐異國蔬食料理。



午餐後圓貌法師率6位學眾與志工阿芷闔家，到附近的青青草原踏青。



昭慧法師出席玄奘大學藏傳佛教研究中心舉辦的蔣揚仁欽博士（正面左一）講座，擔任回應人。

■下午，昭慧法師至台中市台灣大道「光明客棧」，出席玄奘大學藏傳佛教研究中心舉辦的蔣揚仁欽博士講座，擔任本場講座的回應人。蔣揚仁欽博士係達賴喇嘛的翻譯，2014年（三十六歲）獲得哈佛大學文學院南亞學系博士學位。蔣揚博士的演講與法師的回應，已於玄奘大學藏傳佛教研究中心粉絲頁上傳。

109.1.20

■中午，寰宇絲路國際公司張慰慈居士至玄大雲來會館拜會性廣法師，請示佛法。



寰宇絲路國際公司張慰慈居士（右一）至玄大雲來會館向性廣法師請法，並向在場的昭慧法師請安。

109.1.20~21

■20日清晨，住持明一法師率監院心謙法師及王彩虹居士南下，向護念學團的諸山長老法師拜早年並敬致謝忱。依次前往嘉義妙雲蘭若、台南妙心寺、高雄大行寺、屏東圓通寺、南投明善寺、台中華雨精舍與苗栗淨覺院。詳見明一法師：〈歲末感恩巡禮〉



住持明一法師率監院心謙法師向護念學團的諸山長老法師拜早年敬致謝忱，首站來到嘉義妙雲蘭若。（左一為監院德傑法師）

109.1.21

■下午，昭慧法師出席玄大新聘教師甄審小組會議。

109.1.24

■是日，歲次己亥年除夕。上午，學眾分工合作佈置待客場地、貼春聯、香積組備菜，香燈組排供果供品，迎接農曆新年之到臨。

■中午，學團師生團聚圍爐，住持明一法師率領典座與來自越南的院氏晝，共同烹

煮色香味俱全的火鍋及種種佳餚款待大眾。本次圍爐團聚，除了弘誓學眾，還有長期在各大醫院擔任安寧療護宗教師的照量法師與空行法師，部分學眾的俗家眷屬，以及長年以各種有機食物護持本院的里仁中美店黃麗琴店長、志工邱雪梅居士，齋堂洋溢著溫馨的喜氣。

■下午三時半起舉行誦戒羯磨，接著晚課。

■晚上六時，大眾齊聚齋堂，依叢林慣例舉行除夕普茶，由住持明一法師主持。

普茶開始，昭慧法師首先說明，今年過年，性廣法師將與部分禪林學眾及志工留守玄奘大學（慈恩精舍與雲來會館新年依舊開館），並已於1月21日提前圍爐。接著依於往例，由住持明一法師發送常住春節祝福金，昭慧法師則將與性廣法師共同備妥的壓歲錢，樂施弘誓學眾與菩提院學眾。接著舉行學眾座談會，每位學眾都拿著麥克風，談談自己的修行體會或生活心得。明一法師作總結並勸勉學眾之後，昭慧法師盛讚住持明一法師身先士卒，慈心護眾，院長圓貌法師統領院務，細膩活潑，也勉勵大家藉境修心，藉事練心，在領眾、任職與待人接物的過程中，增長智慧與善巧，大眾聞言深感法喜。

法談於晚間八時半結束，大家同心協力收拾善後，準備年初一的殿堂供品及待客茶點，歡喜迎接新年的到來。



除夕普茶大合照。

109.1.25

■大年初一，早課住持明一法師領眾拜願，接著到學院各處佛殿拈香祝禱。在這全民力抗病毒時期，祈願災星退散，國泰民安。

■性廣法師奉了中長老慈命承擔玄奘大學暨玄奘文教基金會董事長，從此以校為家，菩提院除了部分學眾返回妙雲蘭若拜年及前往淨覺院支援法會，其餘皆於雲來會館接待來賓。

「阿嬤三藏學堂」餐廳主廚兼咖啡烘焙師陳秀茆居士感謝師父們的付出，在群組分享照片的同時寫下如是文字：「大新年，玄奘大學董事長性廣法師捲袖帶領慈恩精舍師父們與志工團隊擦洗雲來會館，桌椅與地板煥然一新！」

■上午，在地鄉親、護法信眾攜家帶著來學院拜年、禮佛上香。師父們以熱騰騰的普洱茶、糖果、點心親切招呼、關懷每一位來賓，祝福新春吉祥，福慧增長。

■中午，邱家義、楊呂幸、李淑芬、陳榮利、吳家維、范揚鑑等護法居士率親眷來院拜年，還有玄大三位印度生Rahul、Ravi、Subodh亦返院聚餐，學眾們熱情張羅飲食，邀請來賓與師父們共進午齋。

■下午，「寰宇絲路」負責人張慰慈居士，陪同母親陳素娟老太太及愛兒宋子祺來學院向昭慧法師拜年。



大年初一，在地鄉親、護法信眾攜家帶眷，前來拜年、禮佛上香。



師父們以熱騰騰的普洱茶、糖果、點心親切招呼來賓。

109.1.27

■晚上，召開弘誓學團執事會議。

109.1.28

■每年初四，廣福村共修會志工都會相約回寺團拜，今年也不例外。大家動手烹煮豐盛年菜供眾，聚餐完畢共同收拾善後，接著聆聽昭慧法師及明一法師的開示。

■晚上七時半，遠從高雄來參加第一屆「我誓菁英」冬令培訓營的學員及幹部們，搭乘遊覽車抵達學院。

108.1.29~2.1

■第一屆「我誓菁英」冬令培訓營1月29日~2月1日圓滿舉行，本屆總計有43名青年參加。

29日是準備日，幹部們開始佈置場地，上午召開幹部相見歡暨總籌備會議，下午進行場地動線演練及各項活動流程的採排，晚課後準備小隊物品及各組討論工作。

30日，幹部們跟隨師父一起早課，早齋後協助學院清掃作務，接著集合帶動歡樂的晨操，營隊的第一天開始了。

帶領報到學員認識環境後，各組在無諍講堂展開「破冰相見歡」遊戲，此起彼伏的歡笑聲回蕩講堂。10:30開營典禮；下午第一堂課，地柏法師講授「生命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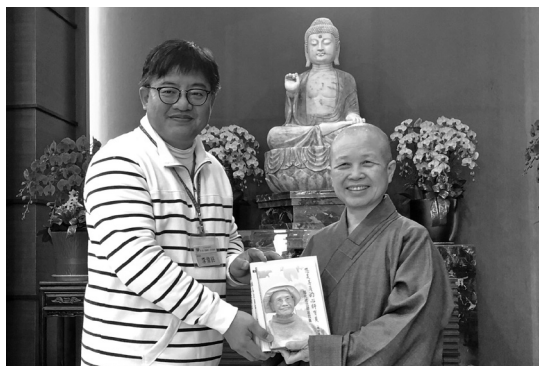
第一屆「我誓菁英」冬令培訓營1月29日~2月1日圓滿舉行。



邀請極負盛名的王瑞舟老師指導「康輔實務」。



學員們6時起床，參加早課、早齋、出坡，體驗寺院生活。



學員長李偉銘老師發心籌劃此次活動，昭慧法師贈書表達感謝及嘉勉。

育」，接著是王瑞舟老師指導「康輔實務」；晚課後充滿節拍感的迎新之夜，將年輕人的活力完全喚醒，之後各組火力全開，賣力演練準備的節目。

31日，清晨氣溫只有6度，學員們6時起床，接著參加早課、早齋、出坡，體驗寺院生活。由於適逢新冠肺炎疫情期間，需落實自主防疫，大家戴起口罩、勤洗手，尤其是用餐前皆需先行噴酒精消毒。

今、明兩天的課程，昭慧法師以「打造自在人生」為題介紹佛法的生活智慧，還有「晨操大雜燴」、「弘誓劇場」、「弘誓闖通關」、「無盡燈晚會」等精彩又緊湊的活動項目，令學員感受營隊的充實和凝聚力。

2月1日下午二時半，舉行結營典禮，住持明一法師期勉青年朋友們，從每一個小組隊名：「布施、忍辱、精進、禪定、般若、利行」裡面學習佛法的智慧，運用在生活日常當中，一起努力自利利他營造良善社會。隨後頒發獎項及結營總迴向。為期三天二夜的青年冬令培訓營，在依依不捨的離情中畫下圓滿的句點。

109.1.30

■中午，前立委郭榮宗暨夫人郭蔡美英市議員前來學院向昭慧法師拜年，並與冬令培訓營學員一起用餐。郭委員現任台灣桃勤董事長。

109.2.1

■連續兩天，雲來會館門庭若市，昨天（1/31）新竹管弦樂團進住，今天傍晚，新北市雙溪高中彭盛佐校長帶領師生27位單車環島進住。

雙溪高中單車環島團隊今天是第二天行程，他們從三峽騎車到新竹，到此第二站，共行64公里，有感於彭校長親領關懷學生的熱忱，董事長性廣法師以供養心提供雲來會館的高品質住宿，簡紹琦校長也前來歡迎，慈恩精舍眾師父與志工們也歡喜提供豐盛的晚餐與明天的早餐。



新北市雙溪高中彭盛佐校長帶領師生單車環島，行程第二天於玄奘大學雲來會館住宿。



有感於彭盛佐校長（左）親領關懷學生的熱忱，董事長性廣法師（中）以供養心提供雲來會館住宿、豐盛的晚餐與明天的早餐，簡紹琦校長（右）也前來歡迎。

109.2.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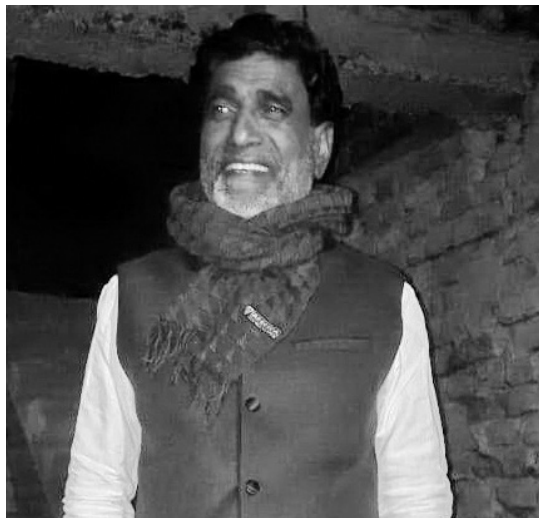
■凌晨一點，昭慧法師接到玄大印度生昭晏（Ravi）泣不成聲的來電，得知令尊——鄉人敬愛的Amit Kumar Vishwas先生遭逢不幸往生的訊息。

法師連夜趕到新竹玄大宿舍，幫忙刷卡購買飛往印度加爾各答的最快航班，載Ravi回學院已是清晨四點，安頓好Ravi，香燈已開始起板、叩鐘，法師在悠揚鐘聲中，為Amit先生靜靜地誦《阿彌陀經》、經行，虔誠跪地回向。

七時，法師與心謙法師、彩虹居士開車，陪著Ravi到台北松山機場。到了航空公司櫃檯，才發現原訂9:40起飛的網路訂票竟然沒有成功。經過諸多波折，終於改訂下午3:55桃園起飛的班機。於是一行人於中午前先行回學院稍事休息。由於下午法師另有訪客，師父們需備辦茶點等招等事宜，於是由彩虹伴Ravi前往中正機場搭機，至深夜12:20方抵達加爾各答。翌日，Ravi順利返回那爛陀家鄉。

109.2.2~16

■學眾禪七分兩二梯次舉行：第一梯次2~8日、第二梯次10~16日。原訂2月9日的共修，因新型冠狀病毒疫情暫停一次。



玄大印度生昭晏（Ravi）昨日泣不成聲電話告知昭慧法師，其令尊——鄉人敬愛的Amit Kumar Vishwas先生遭逢不幸往生的訊息。圖為Amit Kumar Vishwas先生。

109.2.3

■年假昨天結束，昭慧法師今日出席玄奘大學防疫會議。因應新型冠狀病毒防疫情勢，開學日延後二週至3月2日。

■本日弘誓學團決議：學院原訂3月28～29日舉行之「印順導師思想之理論與實踐——海內外印順學之發展」國際學術會議，將延後至6月6～7日舉行。

109.2.4

■下午，昭慧法師出席玄奘大學一級主管會議，接著主持院主管會議。

109.2.5

■上午，昭慧法師主持玄大系評鑑會議、系務會議。

■中午，昭慧法師主持玄奘大學院教評會。

109.2.7

■昭慧法師受INEB（國際入世佛教協會）創會人Ajarn Sulak之邀，於2月8日泰國Makapuja節慶的The 26th SEM Annual Public Lecture中演講，發表〈性別正義——不容迴避的當代佛教倫理課題〉（“Gender Justice: An Inevitable Issue in Contemporary Buddhist Ethics”），在此題目之下，分享在台灣從事如下兩項運動的理論依據與具體行動：1. 解構佛教男性沙文主義、2. 同性婚姻平權運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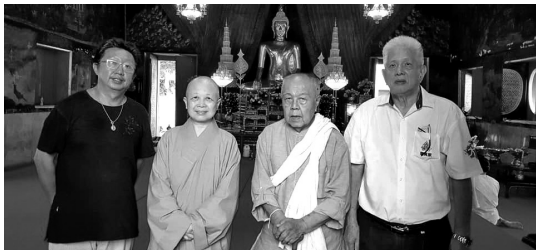
另外，INEB秘書長Moo（Somboon Chungprampree）還安排了2月9日於緬甸仰光的「性別正義運動研討會」做同一主題的演講，這是致力於性別平等的Kalyana Mitta Development Foundation所邀請。

2月7日上午七時，昭慧法師搭華航班機於抵達泰國曼谷，入住INEB的客房。

109.2.8

■清晨，Moo前來接法師與Ajarn Sulak會面，地點在Ajarn祖母獻地所建的家廟Wat Thong Noppakun（漢譯：殊勝黃金

寺)，Ajarn簡介這座寺院，並引領進入殿堂禮佛，之後坐在後頭聆聽，以讓法師了解南傳佛教的早課。接著由隔壁德教紫真閣的住持藍梧桐德長、陪同的方強民居士帶領下，前往參觀紫真閣，並於此用早齋。



Ajarn Sulak（右二）與昭慧法師在Ajarn祖母獻地所建的家廟Wat Thong Noppakun會面。隔壁德教紫真閣的住持藍梧桐德長（右）及隨行的方強民居士（左）陪同入內參觀。

■中午稍事休息後，下午，昭慧法師在Moo陪同下，前往Thammasat University（法論大學），為一項名為「The 26th Sem Pringpuangkeo Public Lecture」的活動而進行演講，Moo特別帶法師走進校園，介紹校園廣場上的一尊銅像。原來這是Professor Dr. Pridi Banomyong的紀念銅像，Pridi是泰國民主運動中極負聲望的重要領袖人物。

會議在人文藝術大樓會議廳舉行。之前來台採訪的Suphachai Thongsak與Nitchanan Kittikhun高興地前來問安。

原來，泰國曼谷DOCU MANIA Co.（Tipitaka:The Living Messages）

的Suphachai Thongsak、記者Nitchanan Kittikhun等五人工作團隊，曾於107年7月下旬專訪昭慧法師，向昭慧法師訪談關於婚姻平權與佛門性別歧視議題。法師特別邀請女同志佛化婚禮的主角黃美瑜與游雅婷，以及婚姻平權大平台總召呂欣潔女士一同接受專訪。同年10月，這部訪談紀錄片在泰國上傳網頁，甚受好評。



會議在Thammasat University（法論大學）舉行，校門口立有紀念Professor Dr. pridi Banomyong銅像，是泰國民主運動中極負聲望的重要領袖人物。

■這場在Thammasat University所舉行的演講會，先由Mr. Surasee Kosolnawin（本次主辦單位Sathirakoses-Nagapradeepa基金會主席）致詞。原來，這個基金會以兩位已故著名泰國學者Sathirakoses和Nagapradeepa的名字命名，該組織由Sulak Sivaraksa於1968年創立，現已成



昭慧法師受邀於泰國Makapuja節慶的The 26th SEM Annual Public Lecture中演講，發表〈性別正義——不容迴避的當代佛教倫理課題〉。



即席口譯的陳新華老師（Virojana）（左），特別穿著一身的彩虹裝出席，談笑風生，非常幽默。



會後合影（左起）：Mr. Surasee Kosolnawin、Virojana、Ajarn Sulak、昭慧法師、Ven. Chai、Chalidaporn Songsamphan、Tanwarin。



演講會結束後，Ajarn Sulak（左三）宴請眾人於湄南河畔的餐廳晚餐。左二為Mr. Surasee Kosolnawin（本次主辦單位Sathirakoses-Nagapradeepa基金會主席）伉儷。右為翻譯陳新華老師（Virojana）。

為幾個姐妹組織的母會。這些組織一直在基層、國家、地區和國際各界，為自由、人權、傳統文化完整性、社會正義與環境保護而奮鬥。

緊接著，主辦單位播放：107年7月下旬泰國曼谷DOCU MANIA Co.專訪昭慧法師，介紹台灣同志運動與台灣當代佛教的訪談紀錄片。影片放映完畢，泰國女權運動者Ouyporn女士上台介紹昭慧法師生平及其理念，法師於是展開本次演講。題目是：“DHAMMA RAINBOW,

Gender Justice: An Inevitable Issue in Contemporary Buddhist Ethics”（佛法的彩虹：性別正義，當代佛教無法逃避的倫理議題）。

為演講進行泰語即席口譯的陳新華老師，泰名Virojana（毘盧遮那），已屆71高齡，對LGBT運動有很大的熱情，今天特別穿著一身的彩虹裝出席，談笑風生，非常幽默。

■演講之後舉行論壇，共有四位與談人——Ouyporn女士：泰國女權運動

者；Ven. Chai，提倡同志運動的泰國比丘（曾來訪台灣，並與法師對談佛教與同志議題）；Tanwarin，知名電影製片人、泰國第一位變性人、國會議員；Chalidaporn Songsamphan，法政大學政治學院副教授，傑出的女權主義教授。這是性別激進主義者、僧侶、政策制定者和女權主義教授的精采搭配。

本日的演講會，Ajarn Sulak親自到場且全程聆聽。在演講會結束前，Ajarn Sulak致詞，讚昭慧法師在「社會正義」上所做的論述與行動。本日的與會聽眾甚為踴躍，也有多位比丘前來聆聽。Ajarn Sulak並贈送法師一座小佛塔。

這座佛塔名為Phra Tad Panom，座落於泰國東北Nakhon Phanom Province，俯臨湄公河，靠近寮國，兩國民眾都禮敬這座造型優美的寶塔。phra tad是泰語「舍利子」，panom是「合掌」義。故此塔名，義為「合十禮敬舍利子」（可上相關網頁，欣賞莊嚴宏偉的實體寶塔：<https://goo.gl/maps/FW2L1fV2ajhrY27u6>）

■演講會結束後，眾人前往離大學不遠處的湄南河畔餐廳，在晚風輕拂中，遠眺河景，進用豐盛的晚餐。

109.2.9

■清晨，法師與Moo出發至在泰國黃金地（Suvarnabhumi）國際機場，兩人同班機飛往仰光。

■中午十二時許抵達緬甸仰光。主辦本次演講會的基金會執行長Pa PaPhyo與Phoo Print前來接機，前往入住的Summit Parkview飯店，然後前往斜對面，名為My Garden的中國菜庭園餐廳用午餐。合辦此活動的性別研究組織Rainfall Gender Study Organization執行長Naythan，也前來一起用餐。

■下午一時，會議在飯店一樓會議廳舉行，主席Pa PaPhyo致歡迎詞並介紹法師，先由Moo簡短介紹泰國的性別運動做為開場，接著即是法師的主題演講，題目與曼谷場次完全相同。主辦單位請華裔緬人馬嘉瑞（Khin Khin Yee）女士擔任緬文口譯人。這場演講，主辦單位除了Pa PaPhyo擔任執行長的Kalyana Mitta Development基金會外，還有Kalyana Mitta Development 基金會。該基金會主席Han, Aung zaw Myo也到場聆聽，並擔任演講後的論壇引言。本場演講，有超過一百多人與會。

緊接著舉行的性別正義運動論壇有佛教、基督教的觀點，還有同志、變性人、社運人士的意見。會後主辦單位工作人員與志工陪同法師回My Garden中式餐廳用膳，與會者還延續著演講話題，與法師展開熱烈的討論。講座參與者大都是青年，活潑熱情，很有理念，可見



昭慧法師受邀於緬甸仰光的「性別正義運動研討會」演講，這是由致力於性別平等的Kalyana Mitta Development Foundation主辦。



性別正義運動論壇，有佛教、基督教的觀點，還有同志、變性人、社運人士、可見社運在此蓬勃發展。

緬甸青年對於社會運動的重視。

本日為法師翻譯的馬嘉瑞 (KhinKhin Yee) 是緬北人。據她所述，靠近雲南邊界的緬北省份，還有許多人會講華語。馬女士流利的中文與口譯的專業，讓法師感到很放心。

晚上，當地時間約19:30，PaPa與4位青



演講後大合照，有超過一百多人與會。講座參與者大都是青年，可見緬甸青年對於社會運動的重視。



主辦單位的基金會執行長PaPa（右三）與4位青年朋友，陪法師朝禮蜚聲國際的大金塔（Shwedagon Pagoda）。

年朋友，陪法師朝禮蜚聲國際的大金塔（Shwedagon Pagoda）。

109.2.10

■上午，Bhoobiew（日昨前來接機的女孩）與Htay Rwin陪同昭慧法師到機場，法師搭乘華航直飛班機返國。

109.2.11

■下午，昭慧法師參加玄奘大學一級主管會議、校教評會，接著主持院主管會議。

109.2.12

■上午，昭慧法師參加教務處針對港澳生安心就學的討論會議，及國際與兩岸學術交流合作委員會。

■玄奘大學在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發佈6日起境外生居家防疫14天期間，為了讓異鄉遊子感受到董事長、校長暨全校教職員生對他們的溫情關懷，自隔離首日起，即由雲來會館的師父及志工群，每天三餐提供豐盛的素食飯盒，請學務處同仁接手送給每位港生。三餐菜色多樣，愛心早餐有：十力粥、馬鈴薯排、麻婆豆腐、高麗菜、清江菜、海帶條、芹菜炒木耳及壽桃、橘子；午、晚餐有豐富美味的焗烤咖哩飯麵、養生南瓜蕃茄高麗菜湯，還有可口誘人，專為青年朋友打造的蔬食漢堡與義大利麵。

這件事情，未料引起媒體的熱烈迴響，中時、自由、聯合、蘋果等四大報均有報導。如《自由時報》：〈慈心無量，愛心穿透了隔離區的藩籬！〉

(<https://news.ltn.com.tw/news/life/breakingnews/3064547>)



玄奘大學境外生居家防疫14天期間，雲來會館的師父及志工群為了讓異鄉遊子感受到溫情關懷，每天三餐提供豐盛的素食飯盒，請學務處同仁接手送給每位港生。



三餐菜色多樣，愛心早餐有十力粥、馬鈴薯排等，午、晚餐有焗烤咖哩飯麵、蔬食漢堡、義大利麵等，豐富美味，都是專為青年朋友打造的可口餐點。

109.2.13

■上午，性廣法師前往板橋參加宏法寺已故住持如善法師之追思讚頌典禮。

109.2.14

■中午，淨覺院住持道融法師及中華佛寺協會林蓉芝，至玄奘大學拜訪性廣法

師，並於雲來會館茶敘。原來本日上午，中華佛寺協會於苗栗淨覺院召開一年一度的會員大會，大會結束後，兩位相邀前來玄大探望性廣法師。

■傍晚，昭慧法師至台北市長春素食餐廳，列席關懷生命協會理監事會農曆年後的餐敘活動。



關懷生命協會農曆年後，於台北市長春素食餐廳召開理監事會、餐敘。

109.2.15

■中午，《玄奘佛學研究》編輯會議於玄奘大學雲來會館舉行。出席委員除昭慧法師外，還有李瑞全、林保堯、邱敏捷、侯坤宏、根瑟·馬庫斯、張璿文、黃運喜、葉海煙、蕭麗華等教授。



《玄奘佛學研究》編輯會議於玄奘大學雲來會館舉行。左起：邱敏捷、蕭麗華、葉海煙、林保堯、根瑟·馬庫斯、釋性廣，右起：黃運喜、侯坤宏、李瑞全、釋昭慧、張璿文（等委員）、釋堅意（執行編輯）、釋明一（美編）。

109.2.17

■宏量師父與居士們至印度朝聖，聞悉印度生昭晏（Ravi）父親及其表哥日前（2/1）因宗教恐攻而無辜傷亡，原本眾人打算到昭晏家慰問，但印度幅員廣大交通時間長，為免影響其他團員朝聖的期盼心，便邀昭晏到飯店與朝聖團會合，由師姐們給與心理關懷與支持。



宏量師父與居士們至印度朝聖，聞悉印度生昭晏（Ravi）父親及其表哥日前（2/1）因宗教恐攻而無辜傷亡，邀昭晏到飯店與朝聖團會合，由師姐們給與心理關懷與支持。

■下午，30多位志工來院協助163期《弘誓》雙月刊包裝、寄發等工作。



午後，30多位志工來院協助163期《弘誓》雙月刊包裝、寄發等工作。

109.2.18

■上午，昭慧法師主持玄大「院課程與教學品質委員會」；下午，主持院主管會議、中文系籌備會議。

109.2.19

■上午，昭慧法師參加玄大校務發展委員會，以及下午的行政會議、校務會議。

■中午，地柏法師為其令慈陳阿敏老菩薩往生週年紀念供眾，弘誓學團師生前往玄大雲來會館應供。

同一時間，筑波大學博士候選人（也是玄奘大學校友，弘誓學友）妙玄法師自日本回來，與昭慧法師及系秘陳佳慧居士聚餐。



筑波大學博士候選人妙玄法師（左一）自日本回來玄大，與昭慧法師及系秘陳佳慧居士（左二）聚餐。右為系助理溫致宜。

■下午，《弘誓》雙月刊編輯會議於玄大雲來會館舉行，明一、心皓法師及張慰慈居士出席，昭慧法師列席指導。



《弘誓》雙月刊編輯會議於玄大雲來會館舉行，明一、心皓法師及張慰慈居士出席，昭慧法師列席指導。

109.2.21

■在湖光動物醫院林雅哲、陳雪萍兩位醫師與學團大眾（特別是王彩虹）的慈悲覆護下，學院照顧的浪貓吉寶本日順利出院。吉寶的病況與治療過程，詳見心皓法師：〈搶救浪貓吉寶——見證「台灣之心」對動物的大愛〉。

<http://www.hongshi.org.tw/special.aspx?code=D33FF1D747C51CB76FDD0BF8DAFC946F>



生命垂危的浪貓吉寶獲得悉心救治，見證了學眾與醫師的慈悲大愛。

■因新冠肺炎疫情影響，台灣亦掀起諸多論戰，其中又以兩岸間的互助與否為一爭論主軸，昭慧法師不忍檯面上的仇恨言論傷及無辜，故於臉書發表一篇「陸配與健保」之看法（臉書留言錄：〈在仇恨與絕望的地方，散播慈悲與希望的種子〉）<http://www.hongshi.org.tw/closeupEview.aspx?nono=294>，引起諸多討論，隔日媒體《ETtoday新聞雲》刊出專文報導：〈仇恨言論刺激「魔性」使人妖魔化！釋昭慧：多點愛與溫暖〉。<https://www.ettoday.net/news/20200222/1651444.htm>



因新冠肺炎疫情影響，台灣掀起兩岸間互助與否等諸多論戰，昭慧法師不忍仇恨言論傷及無辜，於臉書發表言論，引起諸多討論，媒體ETtoday新聞雲做了相關報導。

109.2.22

■玄奘大學雲來會館持續提供境外生居家防疫愛心餐，早餐有豐富營養的十利粥、嫩豆包炒胡蘿蔔、新鮮蔬菜、堅果、壽桃包、芝麻核桃糊與水果。中餐是滷豆包炒新鮮蔬菜，東炎酸辣湯。晚餐是河粉米線湯。每天、每餐，雲來會館的愛心廚師與志工師父們都在挖空心思，變換菜色。為的是讓孩子們在隔離期間，感受到外界盈滿的愛與支持力量，而不是被孤立的無助感！而最令人最開心的是，這些港澳生快要隔離期滿「出關」囉！



玄奘大學雲來會館持續對14日隔離中的境外生居家，提供各種色香味俱全的防疫愛心餐。每天三餐，愛心廚師與志工，讓孩子們在隔離期間，感受到外界盈滿的愛與支持力量。

■下午，住持明一師父與監院心謙師父率住眾地柏、法聞、心皓、耀仁、明定、明德師父及明珠、彩虹居士前往台北市立殯儀館為住眾心宇師父令堂張史蘭英老居士舉行追思告別儀式，之後由師父們帶領繞棺、念佛發引至火葬場火化，過程莊嚴清淨，大眾虔心祝願老菩薩蒙佛慈光接引，往生極樂世界。

109.2.24

■下午，昭慧法師參加玄奘大學防疫小組會議。

109.2.25

■下午，昭慧法師參加玄奘大學一級主管會議，接著主持院主管會議。

109.2.26

■中午，昭慧法師與玄奘大學校長於雲來會館與新竹地區的記者餐敘，一方面談談玄大的防疫政策，另一方面也推廣雲來會館提供的異國素食料理。隔日有《CNA中央通訊社》報導防疫相關新聞：〈玄奘大學時尚系自製布口罩 贈鄰近學校抗疫〉<https://www.cna.com.tw/news/alog/202002270198.aspx>，及《民生新聞網》專文報導「雲來會館」：〈玄奘大學雲來會館推動校園健康蔬食〉。
<http://www.lifenews.tw/?p=8784>

■下午，昭慧法師主持學術發展專案審查小組會議、系務會議、系務發展座談會。並於會後於雲來會館和系上老師用晚餐。



玄奘大學舉辦新竹地區記者餐會。



昭慧法師主持系列系務會議後，於雲來會館和系上老師共進晚餐。

109.2.27

■昭慧法師於早上八點半接受周玉蔻女士《周玉蔻嗶新聞》<https://www.youtube.com/watch?v=yVmlCXgyWJI>節目電話連線專訪。半小時的訪談，法師從「公民」與「佛弟子」兩種不同角度陳述個人觀點。最後還是誠懇建議：此時此刻，防疫不能有缺口，「信仰自由」與「全民生命安全」在作「價值優位」選擇時，當然是以

玄奘大學雲來會館推動校園健康蔬食

2020-02-27 鄭銘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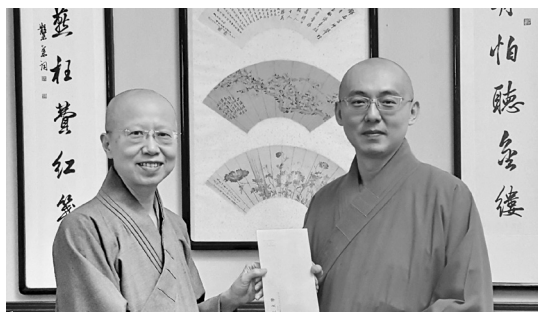


【記者鄭銘傳／新竹報導】新竹市玄奘大學斥資4億2000萬元打造的教學實習飯店「雲來會館」，優質的環境與設備堪稱五星級旅館，提供餐宿學生「學用合一」實習場域。本（109）年度起，更在校園推廣健康蔬食，提供各式美味套餐、桌菜及環保禮盒便當，深受喜愛蔬食教職員生好評。

《民生新聞網》專文報導「雲來會館」推動校園健康蔬食。



昭慧法師接受《周玉蔻嗶新聞》電話連線專訪，誠懇建議媽祖繞境等群眾宗教活動以「防疫」為重。相關採訪內容陸續被引述於中時電子報、自由時報、放言等媒體。



玄奘大學董事會中，善導寺方丈大慧法師（右）贊助玄奘大學「蔬食推廣計畫」，由董事長性廣法師（左）代表接受，將提供師生價廉味美的蔬食餐點。

「防疫」為重。相關採訪內容陸續被引述於《中時電子報》的〈釋昭慧：最近所有媽祖遶境活動主辦單位都應適可而止〉<https://www.chinatimes.com/realtimenews/20200227001492-260407?chdtv>；《自由時報》〈武漢肺炎 竹市兒童藝術節停辦 林智堅建議取消媽祖遶境〉<https://news.ltn.com.tw/news/life/breakingnews/3080866>；下午，法師也與《放言》編輯部胡家銘先生進行電話訪談，進一步針對宮廟周邊產業經濟可能因繞境取消而受影響提出回應。詳細報導內容：〈「信仰自由」務必「適可而止」！大甲媽祖進香決定延期 釋昭慧：明智的決定〉。

<https://www.fountmedia.io/article/50408>

■性廣法師一早便至善導寺主持玄奘大學董事會，昭慧法師於電話專訪結束後趕上高鐵，至善導寺與性廣法師會合。善導寺方丈大慧法師贊助玄奘大學「蔬食推廣計畫」，由玄奘大學董事長性廣法師代表接受，希望能於開學之後，提供本校師生價廉味美的蔬食餐點。

109.3.2

■玄奘大學開學，開學第一週，全校嚴密防疫。一大早，校長已立於校門口，

視察同仁為入門教職員生量體溫、提供消毒液等把關情形。



玄奘大學開學日，全校嚴密防疫，一大早，簡紹琦校長（右）已立於校門口，視察量體溫、消毒等把關情形。

■在此同時，雲來會館於靠近校門口的自在軒，販售愛心三明治與奶茶。雲來大廚偕同慈恩精舍法師、志工們，清晨備料、鋪餡、包裝，兩位自在軒志工志偉與雪惠，發心於退休後義務服務，於自在軒門口擺攤，發心代售。搭配雲來會館的蔬食供應，一改過往圖資大樓只有全家便利商店的困窘，教職員與學生多了更多素食選擇，形成一股祥和的蔬食風氣。

昭慧法師購買了最後僅剩的8份，連同奶茶送給院系秘書、助理與兩位老師。這份餡料豐富的三明治，共有四層吐司，夾著三層餡料。聽說若是在外頭購買，至少要40元，但法師與志工都義務發心，省下了勞力成本，讓經濟弱勢的學生們，吃到乾淨衛生又可口的早點。開學後第二天與第三天，三明治都銷售一空。



校門口的自在軒開始販售愛心三明治與奶茶，是由雲來會館餐廳精心製作，志工志偉與雪惠發心代售。

109.3.3

■上午，玄奘大學藏傳佛教研究中心勘查會議場地，以決定4月15日開幕式與論壇地點。接著召開第三次會議，會後到雲來會館聚餐。

■下午，昭慧法師參加玄奘大學一級主管會議、校務發展座談會、會後產業專班管考會議，接者主持院主管會議。



玄奘大學藏傳佛教研究中心召開4月15日開幕式與論壇的籌備會議，會後於雲來會館聚餐。

109.3.4

■昭慧法師參加玄大行政會議。

109.3.5

■上午，由昭慧法師與性廣法師聯合授課的禪學專題研討首次上課。

■下午，昭慧法師主持玄奘宗教系新進教師甄審，於會後陪同侯坤宏教授拜會校長。侯坤宏教授為國史館修纂處處長，著作等身、德高望重，將於本學期聘為玄奘大學宗教系客座教授。並於會後連同黃運喜教授，一起於雲來會館用餐。

109.3.7

■上午，昭慧法師出席本願法師三峽佛山寺晉山典禮，並於典禮中致詞表示：本願法師質樸淳厚，行持嚴謹，在台灣梵唄界頗受敬重，卻保持一貫的謙和態度。修讀玄奘宗教與文化研究所時，學位論文以「水陸法會」相關儀軌為題，在佛門儀式文化意義之外，特別指出音聲佛事的「修行」意義，殊為可貴。佛山寺環境清幽，建築簡樸，正好與本願法師氣質相符。未來由他領眾修行，真可說是「名山得主」！

昭慧法師於本日臉書貼文，如是形容佛山寺云：

「三峽佛山寺，一個宛如桃花源的靈山勝境，這裡的建築簡樸而低調，殿堂不大，房舍與亭臺錯落，它們自自然然地融入在山林之中。從每一處雅致的造景，可感受到前任住持道禪法師的胸壑



昭慧法師出席本願法師（左）三峽佛山寺晉山典禮，並於典禮中致詞。



本願法師三峽佛山寺晉山典禮會後合影。



法燈蘭若住持耀騰法師（前排中坐）率智歆（左一）、智曇（左二）及智泓（後排右一）法師來院參訪。心謙（右二）、地柏（右一）及法聞（後排左一）法師陪同。

與意境。繼任者本願法師，是一位修道人，與這裡正好氣質相符。未來由他領眾修行，真可說是「名山得主」！

今天天氣晴朗，不寒不熱，山景格外開

闊，防疫期間，主事者還是非常謹慎。量體溫，戴口罩，酒精液洗手，所有程序一應俱全。寺裡提供一人一份餐盒，而非傳統的群聚宴席。由於寺地廣大，步道蜿蜒，林木扶疏，草地蒼翠，因此十方來賀的法師居士，也都顯得十分悠哉，大都在戶外經行，林下餐敘，好似來此郊遊一般。從法師們到來者眾，也可感受到本願法師在佛教界的好人緣。總之，這是一場別開生面的晉山典禮，讓我有一種「假日踏青」的愉悅感！」

■上午，法燈蘭若住持耀騰法師帶領住眾智曇、智泓、智歆師父前往玄奘大學雲來會館，關心性廣法師推廣素食的情形並享用午餐。下午，一行人至學院參訪，由地柏、法聞法師偕同，智曇、智泓、智歆三位師父分別為弘誓第一屆、第五屆、第六屆弘誓校友，返校遊訪，相談甚歡。

109.3.9

■上午，住眾心謙、心宇、心皓法師與王彩虹居士前往玄奘大學，參加黃運喜教授、大千佛教文化社會企業公司簡意濤董事長、大千出版社梁崇明社長共同開設於生活廣場的「大千佛教文化社會企業社」及「三德六味坊暨關懷據點」灑淨典禮。十時，灑淨典禮開始，禮請心謙法師主法。

由於玄奘大學目前沒有書店，黃教授認



心謙、心宇、心皓法師與彩虹居士前往玄奘大學生活廣場，為「大千佛教文化社會企業社」及「三德六味坊暨關懷據點」舉行演淨典禮。



心謙、心宇、心皓法師為心燈啟智教養院林嘉湧院長百歲壽誕慶生，並致贈「荷花」油畫。

為一所高等學府需能提供同學購買書籍、文具、用品之處所，故而發心開設書店。將陳列、流通大千出版社、法界出版社所出版圖書；並以超低價格銷售就讀玄大的印度同學所帶來的印度風味的紡織品。此圖書文具店提供印度同學工讀機會，盈餘將全數捐給玄奘大學。

■灑淨典禮結束後，大家至新竹市區迎接心燈教養院林嘉湧院長至玄大雲來會館二樓「三藏阿嬤食堂」用餐，為林院長百歲壽誕慶生。林院長一生從事教育工作，早

期為新竹師範專科學校的事務主任、附小教師，後來專研特殊教育，是桃園心燈啟智暨香園紀念教養院的兩院創院院長、日語教師。3月15日是老院長的百歲壽誕，原本其國內外的眷屬及好友，規劃為老院長慶生，用心籌備近一年的慶生會，卻因新冠疫情而取消。因此心皓法師特於今日至玄大參加佛事之際，邀林院長至玄大用餐，並將其弟（業餘畫家）吳士敏居士所繪「荷花」油畫致贈林院長，恭祝林院長福壽無量。

■上午，昭慧法師主持系教評會、院教評會、院務會議。

■晚上，玄大宗教系印度學生心志（Subodh）發心，於其平日打工的竹北馬友友印度廚房餐廳，請昭慧法師、黃運喜教授、陳佳慧系秘書及其同窗好友羅睺羅（Rahul）享用印度特色佳餚。



印度學生心志（Subodh，右一）於其打工的印度餐廳，宴請（左起）黃運喜教授、昭慧法師、陳佳慧系秘書及其同窗好友羅睺羅（Rahul，右二），享用印度特色佳餚。

109.3.10

■下午，昭慧法師參加一級主管會議與國際與兩岸學術交流合作委員會。

109.3.11

■上午，昭慧法師參加教育部獎補助經費規劃專責小組會議，並在下午參加校教評會與學生休、退學因應對策工作圈會議。

109.3.12

■黃運喜教授擔任大二班導師，本日中午於雲來會館以佳餚盛宴款待大二學生，並邀昭慧法師共享盛宴。

■傍晚，昭慧法師於雲來會館主持生命禮儀教師成長社群會議，並請大家享用此間可口的異國風味蔬食套餐。

109.3.14

■上午，於本學院無諍講堂舉行關懷生命協會第十屆第一次會員大會。大會由第九屆理事長張章得居士主持，昭慧法師列席致詞，並盛讚張理事長從創會迄今27年來對協會的鉅大貢獻。本次大會改選第十屆理、監事，緊接著召開理監事聯席會議，大家公推張章得居士續任第十屆理事長。



關懷生命協會第十屆第一次會員大會於弘誓學院無諍講堂舉行。

109.3.15

■清晨四點，住持明一法師與院長圓貌法師率學眾心謙、心宇、心皓、明德法師等一行六人，出發至玄奘大學，五點抵達行政大樓，與簡紹琦校長會合。隨後玄大董事長性廣法師、一級主管、玄大慈恩精舍法師四人，共計三十人，近六點搭乘遊覽車南下，參加前中國佛教會理事長暨玄大創校董事淨心長老的圓寂追思讚頌大典。眾人在車上享用董事長性廣法師與大眾結緣的美味可口早餐——漢堡與熱可可。新竹佛教會、玄奘大學、佛教弘誓學院及慈恩精舍聯合致祭，由玄大董事長性廣法師主祭。典禮莊嚴隆重，長老一生護國弘法、教化利生，諸多志業功勳卓著，實為教界楷模。總統府由秘書長陳菊女士蒞臨現場，特頒褒揚令，感念長老一生行儀與澤。

■上午，昭慧法師於玄奘大學宗教所在職專班，邀請新竹地檢署楊敏昇法醫（也是宗教系兼任助理教授），以「精彩過一生——探索現代人的生命態度」與「發現逆境的祝福——無常」為題，進行4小時的「生命倫理」講座。拜楊法醫智慧而幽默的演講魅力之賜，雖是星期假日，許多日間部學生也聞訊前來聆聽。教室為之滿座。



前中國佛教會理事長暨玄大創校董事淨心長老的追思讚頌大典於高雄阿蓮光德寺舉行。



玄大董事長性廣法師、簡紹琦校長暨一級主管，以及明一法師率學眾等，參加前中國佛教會理事長暨玄大創校董事淨心長老的圓寂追思讚頌大典。



新竹地檢署楊敏昇法醫（前排左三）應邀於玄大宗教所在職專班進行4小時的「生命倫理」講座。